



一般組
·
散文類

總評 >

從南方出發

吳晟

高雄市政府文化局主辦的「二〇一二打狗鳳邑文學獎」散文類徵選，由散文名家陳列、詩散文報導集一身的名家劉克襄，臺灣文學獎散文金曲獎第一屆得主周芬伶、第二屆得主林文義和我五位擔任決審委員。

身為高雄女婿，青壯年時期，我經常偕妻子和兒女回娘家，每年至少一、兩趟。每次回高雄，當然會四處走走，逛逛，自然而然特別熟悉，更有一份特殊情感。有機會擔任這項評審工作，深感榮幸。評審結束，義不容辭負責撰寫總評報告。

本屆參賽作品，正巧百件。一個多月前，每位評審委員收到一大包稿件，詳細閱讀、比較，各自圈選二十篇心目中較理想的作品。主辦單位很貼心，決審會議前數日，先將統計結果寄給評審委員參考，有更多時間斟酌。

統計結果：獲四票三件，獲三票六件，獲兩票十七件，獲一票二十五件，合計五十一件；又很恰巧，占一半。這樣的結果顯示了兩個現象：其一是參賽作品中一半受到肯定，各具特色，普遍有一定的水準；其二是九篇作品受到三位以上的委員青睞，交集比例還算高。

我認為正符合文學獎的精神，兼顧多重意義。

地方政府設置文學獎，既有發掘、培育寫作人才的目的，也有鼓勵全民寫作的用意。每個人內心都有很多情感要抒發，有很多生活經驗、生命故事要記述，文字是最基本、最普及的表達方式。即使不得獎，完成作品並保留下來，已獲得心靈上的獎賞。

五位評審委員都是老朋友，但文學觀點不見得一致；決審過程中，各抒己見，相互說服，甚至有不少爭論，為自己中意的作品激烈辯護。這是負責任的態度。

最後一輪投票打分數、定名次，原先獲得四票和三票入圍的作品未必得獎，反而有兩篇原先只有兩票，因分數較高而得獎。大概每位委員都有遺珠之憾的「失落感」吧！

臺灣位處亞熱帶，不只特有種生物多樣，生態豐富，也是多種族文化交會的地方；無論地理環境、政經發展、生活經驗、語言腔調等背景，每個地方都有很大差別。直接說，南方高雄和北方台北，必然有很多殊異性。深切期待高雄子弟要有自信，善加掌握南方的特色和情感，創造南方、高雄特有風格的文學作品。

鳳邑夢華錄

唐 墨

之一

難得打雷了。十數個到數十個不同方位的閃電，刀斧一樣劈落在高樓間，我只能從七樓高的旅館窗外，瞥見那一瞬的白光，隔著落地窗卻始終聽不到遠方雷音響起。這是夏天要結束前，最後一場雷雨，在雨滴還沒滾落寬廣的河面之前，天空密布著很稀有罕見的陰翳；雲霧裡的貓狸潛影迷蹤、雲朵幻化的樣子像精怪盤據在城市的正上方，眈視著底下的人潮與河流，隨著時光推移，緩慢得數十年也未嘗前進半寸。牠好壞，匆匆一口咬破今年以及從前數十個關於夏天的殘影。

夏天要結束了，突如其來的熱傷風卻證明身體的溫控系統有點問題，對於冷熱竟像沒有開關節流閥一樣，熱天感冒冬天中暑，或許我對季節是鈍感的人；而母親是焦躁敏感的人，因為我高燒不退，她怕我把腦筋燒壞了，說這體溫退不下去，再燒就要變白癡了；記得小時候五個女兒玩在一起，只要一個人發燒，那時候沒有健保又怕交叉傳

染，看醫生很貴，還可能碰到蒙古大夫，外公就直接帶五個女兒一起去夜市喝蛇湯，退燒消毒兼美白護膚，比什麼都有效。父親疼女兒，疼在手心也疼到骨裡，就怕女孩子家皮粗臉黑痘子腫。要不要喝？難得來一趟，我也帶你去喝碗蛇湯好了。她忘記我是男兒，而且我們回來的任務是找回外公和老房子裡的偽文物，那些戰士授田證、勳章錦緞、沒丟光的相片。假使外公還在，他一定完全服從都更拆遷令；沒人供奉的佛像該不該遣返佛國、殘破泛黃的沙龍照片一身海軍筆挺，要如何修補才能重現外公的榮耀，讓依法行政的差人懂得尊重老上校的家園呢？攔一邊吧！去喝蛇湯，母親拖我去夜市，喝那碗記憶中可以退燒解熱、清淤消腫百利無害的蛇肉湯，消除這一頭想著土地運動的政治熱。

之二

昨天從殘垣裡檢回了伶人一條命。飛馬豫劇隊的合

照，背面簽著某某先生惠存的字樣，被霉斑蝕去了幾個字，但還認得出那是外公的名字；照片的角落有一名扮演宮娥的演員，現在已經是豫劇團的傳藝大腕、當代的梆子姑娘。拿去和舊城牆斑駁的苔痕相比，這幀照片的缺損程度顯然不足以讓它成爲古物，政府清點房子的時候，只估了地價和木頭房子的造價，而且是現在的公告地價，至於屋內的寶貝骨董都當垃圾一把怪手掃去，揮別往日的手，果斷決絕毫不留情。

我們心疼，所以趕在拆除的前一週申請返家，把老房子內承載了一段充滿沒落貴族氣息的骨董全部先收到旅館來。箱型收音機專門放送戲曲，從京劇豫劇到歌仔戲，外公臺語認不得半句，依然可以聽懂山伯英台在樓台相會，唱小旦的總共哭了十八次；收音機躺在旅館套房的床頭櫃，就是它從前在老家裡的位置，只是它無法再昂然詠起那句：「我正在城樓觀山景。」手裡拍著板眼的日子就這麼卸妝下檔，罷唱了。

其他的畫軸掛像照片，也隨著從前的位置倚在旅館的套房牆角，畫裡面的人兒望著進出搬運這些僞文物的我們，好像在呼喚著趕緊把它們都釘上牆，回歸從前的生活。老屋子彷彿活了過來，要我們重新認識它。可有點那麼不同了，一個失聯多年的人，偶然見面你還能記得和他有過的回憶，藉由雙方的描述甚至爭吵，勾勒出一段陳舊

往事的溫柔與是非；但是一棟失溫多時的房子，母親撫著牆角的照片，原來對於磚瓦木條圍起來的那個呼吸了十八年的空間，已經記不清楚很多細節了，私藏的糖果應該在床頭還是床尾？姊妹們的交換日記是在樓上還是樓下的衣櫥夾板裡？夏天的時候究竟有多熱可以不開冷氣過日子？冬天的北風透進毛玻璃窗的時候，身上大概要穿幾件衛生衣棉襪襪才保暖？就算跟其他四位姊妹討論，也沒人記得當年那間房子裡，藏著當舖倒店的金戒指，躲過窮途的賭客，連被通緝的人都差點要來借住，是外公的軍人性格，僅能容許小過錯而不願接納大逃犯，母親才失去一段聽故事的機會。

唯一記得，那位賭徒後來北上，做了立法委員，拍過電影，直到現在還活躍於螢光幕前。母親說，人家不記得了，因爲房子都拆成平地，誰還能指認他半夜推開後門倉皇逃去的身影呢？

之二

始終無語，留下滿屋子用照片畫軸隱喻的口信，旅館套房試圖要破譯老房子的密碼，夜半颼颼竊談著僞文物的來歷，不想竟讓我得了熱傷風。可能是病得很不舒服，聽到蛇就先竄出一身汗，但想到湯，放點薑絲，落點細鹽；

或者浮在碗面的清香麻油；或是沉在碗底濃濃的味噌；蒜頭半煎炸之後和雞腿一起丟入湯中；紅蔥頭與芹菜可以貼演排骨酥一場葫蘆墩春夢，和魚丸合唱淡水暮色都不成問題。吃不下白飯，又嫌老是吃番薯糜太過呆笨，光是想起湯水划著佐料大船入港駛進喉嚨，就是一件極為爽朗又順心的美事，那好像迎著河光在遊船上，舌尖被帶點鹹味的微風輕撫著。

夏天的來，和去，總是熱鬧騰騰敲鑼打鼓。而且鬧到一種新的境地，雖然不習慣連年攀升，甚至高達三十八度的高溫，可是一個夏天以來，連陽傘墨鏡也懶得攜帶，頭頂被日照搔得似乎快要發芽了。

公車穿破了傍晚的餘霞，停靠中央公園，我們匆匆下車，走上三五步路，就能隨手揮來一身汗；轉五福三路，往橋頭走去，母親說她看看整治後的愛河，所以提早下公車，聽人家說那河面上偶爾吹來涼風，回眸翹望天主堂有種奇異的外國風情。我們沿著河岸要往中正橋的方向走去，踱步愛河邊乘涼散步這樣奢侈的幸福，這是誰可以想得到的呢？從前可是掩著口鼻迅速通過，甚至不惜移居美麗河川流經的其他城市，企圖躲避與水絕緣的臭名。

記憶順著路的軌跡奔流，這裡的景色在腦海裡是很模糊的，朦朧如天上遲遲不肯摔下來的雨水；有時候卻又那樣清晰，像是雨後乍現的虹霓。這是一個床邊故事裡經

常登場的奇幻場景：說她在愛河和家教約會，因為那裡曾經人煙罕至，只是親嘴的時候有點窘迫，以為對方沒刷牙；過高雄橋騎車到旗津只要二十分鐘，吃飽了一定要拐到六合夜市再來碗蜜豆冰。還有那間傳奇般存在的蛇肉湯店依然屹立六合二路口，只是當年她逃離高雄的時候，才十八，記得招牌很新，跑馬燈流轉不休，店門口沒有別的攤販，把蛇籠全堆在人行騎樓上，充滿江湖氣派的店家。

奇幻小說取代了古典戲曲在床邊的地位，母親幻想著如果建築物能說話，那麼舊城這邊會望向新城那邊，包夾著繁華的市中心，人潮最洶湧的地段，雙城要對竄起的高樓抗議；它們對圯毀的家園，表達哀悼之意。又忍不住嘲笑眷村用破木條配上洋鬼子的紅毛土蓋房，既不美觀又難長久，拆除的命運是在一開始選料時就已經注定了。

外公不用下艦隊的日子，開車載著從小腸胃就經常發炎的她，逆著我們尋找河風的路徑，從另一端的愛河岸邊同盟一二路，順中山路晃蕩從十全開始倒數，九如八德七賢，然後停在六合夜市路口。這裡的道路星羅棋布工整規矩，單純得像是貨車司機與業務的遊樂場，更是路癡的天堂。

「你要知道，蛇這種東西喔，為什麼可以在夏天的時候出沒？因為牠是冷血動物啊！吃了冷的血，中和你腦袋裡的熱血，就可以退燒啦。」

半信將疑，這口水偏方只是拿外公的話再說一遍吧？

但就算那碗湯解不了熱也化不了毒，總能止飢填飽，喝下肚裡的紮實和溫潤，也逼出了不少汗水。急病的第一天，加上昨日的勞動，食慾和精神疲軟得很嚴重，當我吃光碗底最後一片肉的時候，回頭看看外面的街景，突然間一股暖流從腳底麻到頭頂。蛇肉湯的確有點效果，另一種層次的飢餓感湧上喉間。

喝酒的時候會不自主地想塞食物到嘴裡，大概是味蕾上的脂肪區間帶對酒精起了化學反應，不吃到很油很腥的食物如魚乾肉條絕不罷休，而且無論晚餐是否吃飽了，酒精從嘴唇淹過食道通往未知的地帶，這一層關於油脂的飢餓感就會被點燃，蔓延出不可收拾的餓火；或者是正餐才剛結束，舌尖碰到一點點甜味又會撐開胃壁，恬不知恥地再多塞兩個波士頓派下肚。

之四

「那我去我以前常吃的那攤啊，現在應該已經開了。就是鱈魚意麵啊。」

日本人習慣在土用丑之日吃鰻魚補氣，我們不用老方法計日子，總之今天星期六，夜市生意特好，意麵攤還兼賣近港的海鮮快炒，吃不慣甜乎乎的鰻魚丼，就試試酸溜帶點辣勁的鱈魚意麵。鰻魚和鱈魚功效差不了多

少，吃下那層黏膜彷彿有了堅韌剛強的生命力，暑氣差不多退一半了。

母親說，那時候還在念高中要上補習班，週末晚上都要來一盤鱈魚意麵，搬到臺北後，卻是怎麼也找不著了。不是鱈魚腥味過重，就是酸甜辣度都不足，令人氣結。和蛇湯一樣，就算到了臺北，也僅止於華西街那種吸引觀光客的刀法，把蛇釘在吊鉤上，當著路人的面剝皮去骨，片下蛇肉還一一說明哪些是膽要如何釀酒、哪些是精囊該怎麼爆炒。底下用一面淺淺的鐵鍋盛血，血滴進去的聲響叮叮然是蛇族最後的輓歌。就在炫技介紹的過程中，蛇肉不新鮮，蛇血也氧化了。

「吃東西要看時機看季節，不只是話不能亂說，東西其實也不應該亂吃的。你看，沒有吃點蛇肉鱈魚，要怎麼解毒解熱呢？還有，現在你們年輕人吃什麼炸雞排喔，那個真是不要命才會去吃的，臺灣春夏這麼溼熱，秋冬又很燥，不長滿臉痘子才怪。糟一點的是回鍋油啦，重組雞肉啊，連身體都會被吃壞。」她還說，小的時候，在外面玩要很容易中暑，外公就到中藥行抓點自己吃的氣喘藥，順帶買一瓶玻璃瓶裝的地骨露，冰在冰箱裡，玩累了就拿出來喝，雖然有股很濃的土味、草根味，根本不能算是好喝的東西，但是只要半罐，馬上從背脊一陣冰涼，耳目也會有清爽的感覺。

蛇湯店在街頭，母親記得夜市的街尾有一攤冰品攤車，賣的蜜芋頭是她和外婆賭氣不吃晚餐的時候，外公偷偷帶她到外面可以充飢又不會太貴的點心。通常外公外婆吵架的時候，外公也固定會到攤上報到，因此我可以推斷，哪些食物和點心，是真的可以退火的聖品。芋頭用文火滾，滾出一個完整的模樣；放到嘴裡卻化得了無影蹤，記憶軌帶裡的街景房屋，還有親密或疏遠的友朋們都只剩下不可追溯的馨香。

「他們就有賣地骨露，還是冰好的放在攤車裡，然後綠豆薏仁湯、枸杞菊花茶、仙草青草茶。那個才是消暑降火氣，真正有療效有功能的，不是喝喝外帶杯茶水騙自己的舌頭喉嚨就好了。」大ml數的外帶杯茶飲，喝出了百億的商機之後，還有誰真正懂得喝茶？母親喋喋不休，買了地骨露，要我嚐一口。

之五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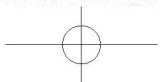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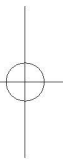
旋開紅色瓶蓋，透明蒸餾過的甘露才碰到嘴唇上，一股濃烈的青草氣息往鼻腔裡竄。下雨了，我說。藏在天空裡遲遲不落的水氣，終於因為這趟旅程的終點站，夜市正要璀璨的時節，文章也將近尾聲的段落上，掀起了一場猛爆的雷雨；悶在遠方的雷鳴終於鼓動，伴隨閃電和不知道

從何而來的狂風，一次次吹落攤販的帆布。燥裂的柏油路瞬間潤得像泡發後的烏參，慌忙走避的人，嘴裡喊著聽不清楚似懂非懂的語言，找不到避難的地方只能待在原地借店家的屋瓦一遮；在地的人卻是聳起肩，提著剛買到手的消夜吃食，又等老闆盛了兩碗綠豆湯；不過是天上掉下來的水，信步拐到一個彎裡，瀟灑的南都氣息瀰漫雨中。

店家的招牌被吹下來了，在瞬間暴雨淹起來的路面上漂，招牌寫著斗大的「鱈魚意麵」，還畫上了一尾黑溜溜的鱈魚，游魚得水，自在地毫不理會快炒攤夫婦追出來的脚步，一個勁兒地往前奔流。

流出了新城與舊城回憶，從雅號鳳邑的江南到譚名港埔的地段，我和母親立在騎樓旁看這一幕幕飛快消逝不屬於我們的畫面，因為演得好逼真又很流暢，關於外公的記憶已經變得淡了；被曝曬了數十年久未見天日的舊事，被迫從那間老房子裡拿出來回味，卻被夏末的雷雨泡發成疏鬆綿軟的散翅，從指尖溜走的，還有那些就學時的青春歲月，外公是如何呵護甚至偏袒女兒撒野，甜的酸的，都無影無跡。

吃了太多退火的食物，喝了太多解熱的湯，母親早已適應曾經焦躁不安的往日，用這島上順勢發展出來的納涼偏方，熬過了所有難熬。



評語

劉克襄

從一開始，文本即已稠密的意象鋪陳過往的高雄生活，文字緊實地相連相扣，教人難以喘息。初讀時，更不易一次閱畢，惟翻讀再三，進入其展現的情境時，一層層生活的記憶便如繁花綻放了。

或許，在結構形式上，本文明顯不若其他篇章的完整，卻符合表達的主題內涵。或許，在文字掌握上，也少了鬆緩之美感，但嚴謹有料，句句不浮脫。

整體而言，它的鋪陳手法和敘述節奏，都超乎認知的散文調性，自呈一個迷人的系統。而乍看有些取巧、鬆散的結構，透過喝蛇湯的活潑串接，一個有機的城市記憶，終究是美好地放射出來。

不按正規出手，卻能出奇地展現一個城市本質的情境委實不易。本文有通過此一考驗，才能博得諸多委員的青睞。

唐 墨



• 作者簡介 •

本名林恕全。世新大學中國文學系學士畢業，目前就讀國立台北教育大學語文創作所碩士三年級。

作品〈蔭瓜之詩〉曾獲第四屆全球華人青年文學獎散文組季軍；〈剪燈廢話〉則獲國家文藝會補助短篇小說創作案；〈票根譚〉曾得到第十五輯北臺灣文學徵件出版案通過；〈蟲道之口〉榮獲第五屆蘭陽文學獎短篇小說第二，民間故事〈符仔餅〉則是佳作。

• 得獎感言 •

希望讓人看到一個都市裡的古老印象，以及現在生猛的脈動；沒有一座城市可以空穴來風，那些與我母親幼年記憶相關的，其實走到每一座城市都會發生。只是這裡比較熱，追求勃發的生命力，厭棄無病的呻吟。

追憶：跳蚤市場之異質地誌

倪惠娟

早年旅行歐陸時，最喜歡去逛各種市集。作為體現一座城市經濟實力的社會空間，市集迥異於觀光景點，反映一個超真實世界。大教堂前的市集廣場熙來攘往，聚集了來自四面八方的旅人、朝聖者及市民。繽紛雜亂的貨品、叫賣吆喝的攤商與流動穿梭的人群，互相層疊交錯，構成一幅宛若由眾多微型世界拼貼而組成的繁華盛世鑲嵌畫，洋溢著布勒格爾（Pieter Bruegel）描繪的俗世歡樂氣氛。

除了迴盪中世紀生活足跡的傳統市集外，最令我流連徘徊的莫過於蘊含萬般庶民文化風采的特殊市集：跳蚤市場。這種起源於十九世紀末法國巴黎聖旺地區，因貧民在廢棄練兵場隨手販賣從垃圾堆中挑揀出的老物件，而後在歐陸形成次文化的二手貨市場，其特色在於此類集市匯聚了由不同族裔和文化混雜組成的人群關係，以及形形色色充斥著各種符號元素的貨物商品，是體驗城市生活內涵與異質文化的極佳場域，更是一般市民撿便宜或蒐藏者尋珍挖寶的殿堂。進入跳蚤市場猶如在一個符號場域中巡弋穿梭，進行橫跨歷史的時空壓縮之旅。透過物件蒐藏和交

易過程，你可以和不同時期的歷史文化及眾多世界連結。舊物件雖非價值連城，但卻散發如詩歌般吟唱歲月的迷人光輝。一旦獲得蒐藏，物件即各得其位。最精采的是，攤商們透過陳列的物品特色與流露的生活經驗，隱喻屬於自身的故事或傳奇，同時也演繹個人的美學風格，在書寫城市的生活與節奏之際，也成為城市多重論述的敘事之一。在如此一個充滿密集狀態的城市空間，並置分歧多樣的人物、混雜的生活風格，以及包羅萬象的商品，賦予跳蚤市場特殊的異質空間意義，它成為眾多敘事齊聚互動連結，記憶與慾望複雜交錯的地方。所謂「納須彌於芥子，縮萬象於大千」，正是跳蚤市場的最佳寫照。這是一個「一切地方盡收其中」之處，一個波赫士（Jorge Luis Borges）式的「阿列夫」（Aleph），也是一篇充滿寫實與想像，真實與虛構，既繁麗多姿且魅力十足的複雜文體。

對大多數人而言，北緯二十二度三十八分四十八秒，東經一百二十度十七分二十二秒，這組數字毫無意義，那只是表明某位址的座標罷了。從外太空衛星定位儀俯瞰，

此區位僅是一個微不足道，甚至模糊不清、無法辨識的小點。它標誌了我現在所居住的南方港灣大城高雄市，位於三民區西北方，被中華二路、十全三路及同盟三路所圍成的區域。更精確地說，這是嵌入三塊厝中都地區東北方邊緣，坐落在中華二路與十全三路轉角的大片土地，北隔愛河中游龍水段，左接內惟埤美術館特區，右鄰凹子底副都心商業區。往東，通往灣仔內。柴山像一隻座頭鯨，咫尺橫臥在河西。朝西南不遠的河畔遙望，矗立著二支守護三塊厝近百年歲月的磚砌煙囪。已廢棄的唐榮磚窯廠、變電所、高樓公寓、眷村遺址、違建聚落、工廠、廟宇、廢墟、貯木池、水道、溼地、河流等等眾多蘊藏歷史—社會—空間之不斷重構與解構的城市地景，如繁複織錦般共同構築了此邊緣位址及其周邊區域。

近四十年都市規劃延宕使這整個位居都市核心，卻荒涼無比的舊中都工業區宛若糟糠棄婦。河西盡是櫛比鱗次，華麗絢爛如彩蝶的河岸景觀豪宅；河東卻是荒煙蔓草，窳陋落後如醜婦，亟待都市更新的「都市之瘤」。至於鑲嵌在此都市腫瘤東北角的邊陲土地，更是名不見經傳。它曾是古三塊厝的荒郊、墓仔埔，也是通往左營舊城的必經之路。太平洋戰爭結束後，此地帶成爲真正爲「被他者化」而設計的他者空間，直到一九八〇年以前，緊鄰（舊）殯儀館。荒僻至極的奇特異質邊境，籠罩在鬼魅出

沒的陰影中。不論這城市歷經多少次土地紋理大翻轉，它都是被漠視疏離的孤島。縱使在北高雄進入如火如荼的大建構時，它依舊是眾人遺忘離棄的匿名空間。和河流對岸寸土寸金的黃金地段相比，此地是無銀三百兩的蠻荒邊境。

然而，當這個和蛻變中的城市景觀格格不入的邊緣空間，被賦予名字，被人群形塑、維繫、競逐而建構爲地方時，即涵蘊並傳遞實質的空間意義。就涉身其中的市井小民而言，北緯二十二度三十八分四十八秒，東經一百二十度十七分二十二秒，不再是抽象的空間向度，而是一個充滿地域誘惑及生命力的城市地點。對一群依附在此位址上討生活或品味常民生活的人來說，過去十年來，被港都人統稱爲「十全三路跳蚤市場」或戲稱爲「賊仔市」的地方，既構成日常生活的基本座標，也代表生命地圖的經緯網絡。這個位於河流大轉彎，與龍水地區隔岸相望的古「排子路頭」，一個湮沒於消失的龍水古道上的邊境空間，是一群置身於此同一條地理線上，擁有各自不同故事的陌路人，產生集體想像、記憶與認同所在之處。

二〇〇一年的夏日，城市沉入水中。洪水退盡，大量毀壞的家具、電器、雜物被堆置丟棄在此。潭美颱風造成的七二一大水災弔詭地成爲土地再生之因，龐大的商機和土地租賃利益於焉出現。權力、金錢、貨物、人群、

信仰、訊息，逐漸在此都市核心內的邊境空間匯聚、滾動及流轉。港都第一世家陳氏家族土地：三塊厝三小段三七一五、三七一五一、三七一五二號被承租使用，成為南方第一座跳蚤市場的位址，一個千百萬瞬間視界同時並存的「阿列夫位址」。每逢週末假日，車水馬龍，人聲鼎沸。不論是識貨的專業買家、骨董收購商、常民文藝鑑賞者、蒐藏癡或戀物狂、撿「俗擱大碗」便宜貨的小市民，或路過因好奇心而停車暫借問的旅人，抑或是出沒於北柴山的登山健行者，只要進入這個充滿幻境物語的場域探險，便會樂在其中，甚至玩物喪志終不悔。口耳相傳之下，從南到北聞風而至的各路人馬，趕集趁墟般地紛紛到此朝聖。南宋陸游「逢人問墟市，計日買薪蔬」；港都人卻是「逢人問跳蚤，計日買雜貨」。攤商持續如雨後春筍冒出地表，雲集的貨物更是琳琅滿目，令人眼花撩亂，乍看似垃圾堆，細觀之則是一沙一世界，無數恆河沙世界。

全盛時期的跳蚤市場規模相當壯觀，多達五六百個攤商到此淘金，而且吸引不少遊民、流浪漢等無所之人，以及臨時攤販沿路聚集蔓延至廢棄的貯木池荒地，形成一個世界，兩個空間，視覺衝突，狂亂無章的城市街道奇觀。來此一探究竟，逛攤挖寶的人潮更是摩肩接踵，絡繹不絕，男女老少，士農工商，無一不備，甚至連麝香豬、鸚鵡、變色龍也緊跟朝聖隊伍行列，隨主人遊街市。演技

精湛的攤商使出渾身解數，噱頭十足地賣力表演，拚人氣換現金；敗家拜物的顧客則像跳蚤般瘋狂地尋找獵物，炫耀戰利品。在波濤洶湧的金錢浪潮中，大家抬價殺價砍價，各取所需，貨暢其流，萬物安適其位。一切買賣交易，但憑現金支付，願打願挨不囉唆，即使當冤大頭也要自認倒楣含淚和血吞，洋溢濃厚的南部草根味和港都人的豪爽。那些年，到磚仔窰附近「逛跳蚤」，成為庶民娛樂兼尋寶的代名詞。方興未艾的懷舊風潮更將此市集塑造為首屈一指的懷舊市場，蒐藏家莫不趨之若鶩。喧囂熱鬧的空前盛況使這塊被河流大彎曲擁抱的邊緣土地，宛如北宋「清明上河圖」下河拱橋兩端攤販綿延、叢擊肩摩的繁榮街市景象，堪稱一幅現代版的港都盛世滋生圖。

從一個靜待書寫的渾沌空間，演變為稠密多樣的文化鑲嵌之地，聚天下貨物之所，十全三路跳蚤市場成為各種符碼跳躍其中及社會戲碼輪番搬演的場域，塑造出港都一段最奇特弔詭、充滿活力節奏的街道地景。這個仿若沙卡里巴「盛場」的城市新樂園，像一塊磁鐵吸引各類群體置身其中，以不同的身分、角色和語言，書寫其場域，猶如一枚凸透鏡聚集所有光束，層疊錯落地折射火光與熾熱，凝縮人生百態於一處，形成既屬個人又是社會的敘事。

擺攤成為寓居城市，證明在世存有的生活方式，一種屬於邊界生活的藝術。在經濟縫隙中求生存者或物質飽和

過剩者，均可在棋盤方格內安適其位。尋求優雅格調的高尚貴族對此鄙俗粗糙的消費空間，肯定不屑一顧，望之卻步。屬於縉紳階級的城市菁英分子定會睥睨這個狀似難民營，彷彿悲慘世界的場域。滿懷馬克思社會主義情感者，會不禁要問究竟是什麼樣的困境，迫使一群人選擇置身社會邊緣，活在當下的邊界上。如果你是保持深刻的邊陲意識之人，你會站在邊境，感受實踐於土地的力量及位居邊境的生活魅力，與生存搏鬥的這群人猶如鑽出牆縫或人行磚道裂隙的奇花異草，綻放旺盛的生命力。對置身權力核心的政治人物而言，這座市集是傾聽民意之所在，它是社會的縮影。若你是鎮日閒蕩的視覺消費者，這兒處處是驚奇，撒旦的誘惑會試探你控制奢侈縱慾的能耐。在此龍蛇雜處、三教九流充斥的魔幻場域，幾乎各行各業，無奇不有，甚至還有苦行僧、算命師、點痣改運者、理髮師、耍蛇人，更有蛇肉鱉湯、鹿茸虎鞭之小販，滿足芸芸眾生五蘊六識的色身慾望。

這兒並非真的什麼都可以賣！但總有為生活鋌而走險、出賣靈魂給魔鬼的攤商，販賣私菸假酒、銷贓貨物。然而，可別以為擺攤者全都是目不識丁，出身卑賤，來自社會底層的邊緣人，或都是邪惡狡猾的市場魔鬼。你可以用數字或幾何度量空間，卻不可用之於度量一個人的心靈或一個群體的意識。即使是身分最卑微者，也擁有一顆閃

亮的靈魂。在流動中譜寫生命之歌的攤販逐市集而居，猶如縱橫五湖四海的吉普賽人闖蕩寶島東南西北，在周遊列市的生活淬煉下，不僅見多識廣，舌粲蓮花，甚至身懷絕技，深藏不露。此地更臥虎藏龍，不乏在殷商朝歌都城市集屠牛賣肉的姜子牙，正等待慧眼識英雄的周文王。那些年，你可能和哲隱於此的作家或懷才不遇的藝術家不期而遇，或可能邂逅村上春樹筆下百分之百的女孩。如果你是如詩人波特萊爾（Baudelaire）凝視城市街道風景的閒逛者，你可隨著眼窗瀏覽世間百態，或駐足傾聽攤商與顧客天南地北的閒聊，上至廣漢三星堆，下至卑南遺址，甚至貪官污吏之八卦醜聞，小至流傳在這城中的蜚短流長，甚至攤商自身歷盡的滄桑。漫遊一周後，你將發現自己閱讀的正是一部記錄常民生活心靈發展史的空間讀本。而那些年，我也曾和眾多市井小民站在邊境，觀看所有發生在邊境上的大小事，守在五尺見方的方格攤位內，販賣我的蒐藏詩學，並且等待好戲上演。

一大清早，攤商如候鳥般陸續抵達過境棲息地，擺好各種姿態，準備展開釣魚行動，希冀一日鹹魚翻身。奢望一夜致富的顧客們則將乘坐蒐藏萬物的諾亞方舟，展開一段驚異奇航，航向一個個象徵心靈宇宙的小型「阿列夫」星球。

賣五毒蛇霜刀傷藥水的阿順開始敲鑼打鼓，像江湖術

士般舞棍耍蛇，口沫橫飛的連珠炮讓人搞不清他究竟是要猴戲還是在玩致命遊戲。那頭二手真空音響店正播放大陸歌手刀狼震耳欲聾的嘶吼嗓音，這邊販賣「破銅舊錫」的歐吉桑則放送文夏溫柔婉轉又細語呢嚶的悅耳曲盤。虛擬實境的音景讓人身心都抽離，不知在原鄉或異鄉。自稱苦海女神龍的素姊早已聞酒握杯起舞，大唱〈蘇三起解〉，伴隨酣醉發狂的笑聲跳躍盤旋，神似作向中解離的疍姨。販賣菜刀的小陳束著馬尾，濃妝豔抹，男扮女裝登場，拉扯嗓門，大聲吆喝眾人欣賞利落刀法！土龍婆則是渾身上下鄉土味，數不清的滑溜土龍纏繞在水箱內，萬頭鑽動的景象煞是嚇人。更駭人的是十幾隻土龍活體標本被塞進大玻璃罐內，沉浸在一片為高粱紹興環繞的酒海中。熱心的土龍婆向我推銷親手浸泡的土龍藥酒。一群血脈憤張、幻想自己即將成為隋煬帝的圍觀男人，全都躍躍欲試，奉之為聖品。我可是嚇得花容失色，頭皮發麻！

最恬靜幽雅的角色屬於販賣回憶和不在場證明的常民文物商。一群中老年男人彷彿被邀請進入時光隧道中的場景，陷溺在歷史停格或解構的舊物堆裡，尋找失落的和虛構的韶光年華。日據青花瓷器、茶碟、煎藥壺、粿模、土甕、廣告鐵牌、老照片、疍仔標、古地圖、黑膠唱片，甚至家書信札，全都舊情綿綿如詩句般攤軟在地上，等待支離破碎的記憶被喚醒，過往雲煙的故事重新被書寫。湊熱

鬧的門外漢對淹沒於歷史洪流的舊物垃圾竟能買賣而百思不解。複雜的蒐藏行為正是傳達蒐藏者建構內心世界和重構失落鄉愁的方式。看似不起眼的老東西在時空錯置的場域氛圍中，彷彿靈光乍現，彼此呼應成純真年代的詩性關係，勾起一段段巨細靡遺的回憶。集體懷舊竟潛藏無限商機，形成龐雜的金錢、記憶與慾望交換的網絡。回憶也能煉金，真是令人驚奇！

酷似高士佛社人的阿茂更令人拍案叫絕，每次來擺攤就像上演一場裝置藝術行動，化無用為有用，轉無情為有情：無患子、雞母珠、蘿藤、柳珊瑚、夜光螺、漂流木、裝滿貝殼砂的玻璃瓶罐，寥寥數個物件看似漫無目的的散置在空間，卻宛若部署一篇字字斟酌的文章，醞釀濃郁的山海語意。你或許懷疑這些微不足道的東西為何也能賣。然而，這位雙手被雷管炸傷的奇葩販賣的不僅是無用之用的哲思，更是南方熱帶海岸林的生活美學。將荒野般的裝置語境延伸為無限的永恆詩境，不論是無心插柳或是匠心獨具，都像一杯淡淡的清茶，芳香雋永，而且果真有不少遠離自然的都市人沉浸在其塑造的山海意象中，購買其方寸之美。

如果漂流木是臺灣土地上最奇特詭異的圖騰，則匯聚於跳蚤市場的攤商就像沿著生命之河衝撞而下，在大海漂流浮沉，隨後又被波浪沖上岸的漂流木一般，任由環

境的侵蝕刮盪與社會的推擠衝擊，各自擁有不同程度的紋理、質感及造型。即使歷經奇異旅程之後折盡枝葉，剝開樹皮，凸凹扭曲，卻依然能活出各種奇形怪狀的瑰麗，構成一幅又一幅迷魅魔幻的生命風景，閃耀著無可複製的靈光。

誠然，並非所有攤商都能如魚得水或隨遇而安。總有人和邊境格格不入。青仔在我對面席地而坐，攤開漂流木雕和鉛筆炭精素描畫冊，抱怨說他無法像一隻擬態蝴蝶，在這終將拆除的場域苟延殘喘，賤賣藝術與人生。持續困在核桃殼內，猶如作繭自縛，他遲早會崩解在這座棋盤矩陣的迷宮中，失去血肉與靈光。畫冊上那些在扭曲四方形裡擺出各種姿態的小人物，恰似附著在這塊大型珊瑚礁盤上吐納心酸的攤商。青仔的困境正是眾多人生攔淺於暗礁的攤商們共有的記憶。局外人從外朝內看，開啓的是容納大千世界的無限空間；圈內人由內朝外看，卻看到被禁錮在窠臼中動彈不得的困境。以管窺天的空間惰性，讓人忘記天地之大。殘缺的佛像在我的攤位上俯視蜉蝣度日的眾生相。路過的客人對著我那一群高鼻闊目、耳大頤豐、張口露齒、雙手扶膝的跪坐人像，發出竊笑聲。若要遇貴人，可得先跳出框限自身的空間，超越邊境的藩籬，否則怎堪墮入鏡花水月的孤芳自賞之境。置身在作為城市地理叢結的跳蚤市場，可以交換商品、金錢、記憶、慾望、

思想、眼神、故事，但唯一無法交換的正是命運！青仔終究賤賣了畫冊，而我也損龜收攤，闔上我的阿列夫式照世鏡。

二〇一二年的春日，這個如巴別塔般眾聲喧嘩的城市邊境，走入寂靜。被視為嵌入「都市之瘤」邊境上的「市容之瘤」，終被摘除，在與土地南霸天纏訟多年的租賃糾紛下，徹底夷為平地，成為被追憶的位址。從一個匿名的城市角落，被人群建構為喧囂沸騰的街市，再度被一群人解構為非地方。城市記憶在此轉瞬即逝的異質空間不斷地被刮除重寫。你或許會問，位居正式經濟體制邊陲地帶的熱絡集市，究竟是屬於這座港灣大城市井小民的繁華盛世，或是反映這座繁華港都的消極貧窮狀態？究竟是經濟不景氣抑或是物質飽和過剩，造就此段金錢與情慾滾滾如洪流般活躍的南方庶民盛世？答案早已遁失在回歸渾沌的空間中。這一大片河流沿岸土地正進入紋理大翻轉。龐大的建設工程和巨額的開發資金又開始在其上翻騰攪動。占地五十三公頃的中都重劃區將面臨大蛻變。重新編碼的空間大重構，是否會開啓下一輪城市空間精緻優雅化，讓所

有人安居於斯的繁華盛世，令人拭目以待！

評語

周芬伶

前面的論述與後面的敘述連結性不大，然捕捉到高雄水災後跳樓大拍賣的荒謬現象，具有在地性，文字具有一定水準，若前面的長篇大論只保留幾句或化為敘述性語言會更好。西方的跳蚤市場文化與臺灣的臨時攤販應有所不同，資料性的堆砌，如不能達到情與思的表達，寧可捨去。可嘉的是對題材的敏感度，與寫作的大氣及企圖心，潛力可期。

倪 惠娟



• 作者簡介 •

一九六五年出生於高雄市旗津。
畢業於文化大學西洋文學研究所德文組。
曾任高科技研究發展協會德語翻譯師。
二〇一一年獲「打狗鳳邑文學獎」散文類優選獎。

• 得獎感言 •

作家會放棄書寫，詩人則堅持創作。
這座南方大城有數不盡的角落湧現著詩與思，等待被詞語挖掘。在詩意與哲思的語言經驗中，尋找其顯隱關係之相互歸屬與平衡，是一條崎嶇路，而我正在此路途中。

老屋

柳一

一切都空了。電腦桌和椅子給了人，床和畫作移到高樓，成堆的書、視聽影片、音樂專輯和幾十個袋子，回到各自的主人懷抱。沒有一張廢紙被留下，只有蜘蛛網，大方地邀集了灰塵，各自隨意而霸氣地進駐了這個房間，入了無人之地的它們，步調從容，姿態慵懶，只因那偷窺的眼睛知道，再沒有人會拿起掃把和拖把來殲滅任何之物。也許，還會有些蚊子，有些蟑螂，聽聞這個消息，自某個角落趕來共舞，度一場沒有燈光沒有人聲的假期。

像個被掏空的句點，房間已經沒有主人。

一

這排九間的宿舍，我們分到的是位置最好的邊間，因而擁有一個非常大的院子，而在空心磚圍牆內的房子主體，卻僅有狹仄的空間。二樓有兩個很小的房間和一間浴室。兩個小房間，五十步笑百步地仍可比出較大和較小，較大的那個，放了一張雙人床和一張單人床，是母

親和我——長女也是么女的寢室；較小的那間，在高起來的木板上鋪了榻榻米，主人是奶奶和三哥。

一樓的客廳，同時扮演了家庭工廠，奶奶總是沉著一張臉，坐在客廳的一角，日夜趕著工，做著紙盒子，而我，是她最好的幫手，動作飛快地把一部分的童年摺進盒子裡。和客廳相連的，是兩個房間，一間是大哥和二哥共用的臥室，一間是兄妹四人共用的書房。房子最大的一區，是自行加蓋的廚房，地板僅是水泥地的樸實面目，廚房大到我們小孩子可以在裡面洗澡，兩個鋁製的大面盆，就是我們最奢華的浴缸。

這樣的空間，塞進一家三代，除了吃飯時較寬敞，其院子倒是十分適合孩子們奔跑嬉戲。說奔跑一點也不誇大，因為我們和隔壁那戶鄰居，兩家的前院是相通的，再加上我們這戶獨有的側院、後院和前院相通，在那個孩童們的身高互相競長的年代中，成了附近孩子最好玩捉迷藏、打棒球的地點。那時，院子中飛舞著的，除了是一九七〇年代末最潮的兒童運動——棒球，也迴旋著夜晚

時閃爍的螢火蟲，以及雖身處戒嚴年代卻不設防的孩童們的歡笑聲。

大而素樸的院子，有一株花開得茂盛的九重葛大樹，有雨後會青綠冒出的苔蘚，後院架了絲瓜棚，前院種了地瓜葉，有一個燒熱水的爐，有陣子還收容了流浪貓，養了小鳥，但不幸的是最後小鳥是死於貓的掠食。

在這個男主人長期缺席的家中，日子雖簡樸，卻也不覺得有所缺失。而當父親從遠方歸來後，家的氣味，也隨著一連串大動作的自行擴建而添入幾許攻城略地的氣息，後院和側院全部在父親的監工下，變成了住所，家，延伸了。

父親的事業是如此地坑坑洞洞，偶現的火花，往往之後卻演變成燎原式的浩劫，而陪葬的場面盛大，有祖母愈來愈愈苦的臉色，父母親經常性的吵架和冷戰，和子女一直想逃走的叛逆心情，以及被波及的親戚滋生出的不滿。

比較值得慶幸的，是家的版圖擴大，多少稀釋了三代人的壓力。在國中和高中的六年時光中，我有了自己的一間小小臥房，在那個慘綠的階段，至少，這樣的完整個人空間，讓我能逃避許多無力面對的，門一關，便不致在洶湧的波浪中滅頂。

性格勤快活躍的祖母，此時已進入垂暮之年，她分配到的，是最邊間，也是一個可以稍稍遠離主戰場的房間。

她的隔壁房，是三個男孫合住的大房間。以一排高高的窗戶與祖母的房間互通聲息。

如果不是須牽掛兒子的事業，在這清幽而寬敞的房間中，祖母該能卸下她一生重擔，聽著電台講古，讀著羅馬字版的聖經和聖詩，過一個安詳的晚年吧。

煎熬的不只是心頭望子成龍卻無法收穫的痛，還有中風的身體苦刑，一起把祖母的身心都拘禁在這個狹長的房間中。當父親在遠處時，祖母和母親尚能維持大致上的和諧，頂多偶爾有激烈爭吵時，祖母會帶我一起離家投靠三位姑姑的其中一位，讓母親在電話中低聲道歉。

但自從父親歸來，表面上家的完整，只是帶來更多的戰火，兩位都愛著寵著父親的女人，有血緣關係的，苦在心裡，嘴上卻不准人批評她這個從小最疼愛的兒子，因而和心直口快又長期忍受丈夫荒唐行徑的母親，分裂成東德和西德。

房間，那休養祖母晚年的，自此少了媳婦的足跡，父親總沉默地為祖母準備著食物，為她在床旁放置了特殊設計的便器，為她倒著尿管。在這個房間內，性格其實活躍的母子倆都是無言的，好像能為對方做的一切事，就是把怨言和愧疚緊緊地鎖死在體內，只用關懷的眼光默默發聲。

在家裡向不多話的祖母，嘴抿得更緊了。

有時祖母會喚我進入，做一點小事情，例如幫她打電話給姑姑傳幾句話，或是替她看幾句羅馬拼音的聖詩聖經。她也會拿起指甲刀要我幫她修剪，在那個發出喀喀嚓嚓的清脆時刻，她總反覆叨念這幾句話：「人都不長了，指甲還是一直長。」

祖母一中風就數年，剛開始，她仍和我們同餐進食，也會自己扶著助步器在房外的長廊上練習，助步器和地板摩擦時，發出答答答的聲音像一種鞭打。但，到後來幾年，祖母只能自我囚禁在房間內了。

彼時我也念了大學，回家時，原三個哥哥共同的房間，也隨著他們紛紛念了臺大學士、碩士而幾成空房，我嫌樓上自己的小房間太熱，總借住哥哥們的空房。幾次在半夜中，大清晨，聽到祖母在向上帝禱告，語調懇切如上述天聽，哀哀說著，求主讓她癱軟的身體好起來，再能有昔日的健步為主做工云云。

半醒半睡之間，令我震慄的，除了祖母充滿感情與願求的語調，更驚訝的，是她的祈禱文中，仍充滿生存的意志力，祖母快九十歲了啊，臥病多年，怎還能有這樣不屈的意志力？

沒聽過房間傳出的祈禱之前，我還以為，祖母的心境早已是消極地在等待往返另一房間的日期。祖母這樣因居斗室，吃喝拉撒全在此解決，來看她的親友也日趨減少，

形同拘禁的生存方式，常伴她的，只有窗戶滲進的風，和電台裡講古賣藥的聲音而已，如此垂暮的人生，她竟不是求主早日恩召，而是懇求走出房間的新機？

然而，再有多強大的生存意志，祖母畢竟已是高壽，不久，她忽然跌倒下床，變成墜落地板的一個僵直驚嘆號。然後，便在八十九高齡，最後一次離開了自己的房間，換成一張遺照重新走入家中。仍是抿著一張愁苦而不屈服的嘴。

二

家裡的人愈來愈少了，只剩父母二人共度空巢期，感情好好壞壞。經濟幾番漲潮落潮，父親一下子當總經理，一下子在家炒股票，最後，什麼事也不做了，每天喝著酒，畫著油畫，與友朋高談闊論，等著就讀醫學系的兒子畢業出來賺錢。

家裡的物品卻反而隨著人的減少而愈來愈多了，快要變成一個大型倉庫，塞爆各種父親興之所至亂添購的器物，有各種自偏遠處搬回的石頭、木材可供藝術的再創，有不同樣態的菸灰缸可供逃避困處，有好幾十只的便宜茶壺可供眼角的憩息，有各種的書籍可供閱讀，即連每一片高冷的老邁白牆，都放滿書法、匾額、畫作、擺飾，來家

裡的客人，對這外表早已殘破不堪的宿舍竟暗藏這麼多的貴重或便宜的器物總驚訝不已。父親總是喜歡把他的人生塞爆而不加疏通。

祖母離開的房間，現在變成了父親的貯物室，放了一些股市萬點時的線圖，一些書畫的蒐藏品，幾本雜誌和幾張剪報——裡頭是關於父親的事蹟，以曾歷練過教育圈、商場的歸國博士和素人畫家身分作為標誌的誇大報導。

高談闊論只是另一種形式的麻醉，苦悶長時無聲地霸住在父親心中的房間，殘忍呼應老屋長出的壁癌，毒瘤，是意外又不是意外地，繞過那些煙霧和心中的崎嶇不平，在體內的房間，大肆而惡意地入住，是趕不走的地痞，不付房租的房客，如白蟻喧囂著瓦解的口號，江河日下，房間傾頹，最後，整個地基被刨空，父親，六十幾歲就被奪走了身體的使用權。冷冷的白牆上，多了一張過於年輕的臉。

父親走後，我在這個祖母用過而為父親所承繼使用的房間中，找到一本資料夾，裡頭有一頁，是我在多年前某一個返家的無聊午後所隨意寫著的小楷書法，拙劣的筆觸竟成了他撿拾的寶貝。

曾經質疑過父親是否疼愛子女的我，在他死後的房間，用這樣的一種無法對質對談的翻閱，收訊到一則迂迴的父愛。我是記得的，他那雙閱讀我在報刊發表的文字

時的閃亮眼睛，我也記得，他炫耀我那堆亂買的文史藏書時，有怎樣的一種期待。他也屢次說著，自己的父親如何能沒上過學就自學成功而能教鄰人漢文，而那樣對文字的天生敏銳，在女兒的身上看到了一種重新的燃放。

三

這個最邊邊的房間，起碼不再關著病痛了。

隨著我和先生，小孩，一起重新入住了這個家，獨居的母親，又慢慢自黑髮白髮的傷痛中，綻放了笑顏。她是堅強的，只是捨不得丟棄那些形而上的恩怨情和形而下的器具，在父親任意亂買的大小物品中，她蹣跚地走過傷痛。

我們一起住了十年，其間水淹若干次，每一次都扔掉一些有父時代的物品，而漸漸取代那些乾掉的過往的，是兒子逐日長成的笑語，和一堆凌亂的玩具。

家歡笑了，也爭吵著。每年從十月開始，母親就緊張著能否在年節時以一個維持得光鮮的樣貌來迎接新的年度和到返的兒孫，把我也搞得緊張不堪。一個對別的家庭來講可能只是用一個週六週日就可大掃除完畢的儀式，在我家卻成了幾個月都拉鋸著的工程，一個不小心，就釀成一場口角。關於什麼東西該留該丟，什麼東西該被清潔到何

種程度，都是一年一年無法寫定的條約。

去年，愛在外頭閒逛的母親忽然在電影院跌跤，只好從二樓暫時搬到這個祖母住過父親用過的房間。在那長達數月的養傷中，因為行動的不便，思想取而代之的飄得更遠，回到了二、三十年前的婆媳歲月和夫妻歲月中，她咀嚼著回味著，用不同的方式重新起鍋著多紛爭的往事，下了甜甜的佐料，回味的時候竟然是微笑的，一種歷經大風大浪之後的微笑。

不便的行動使她在時間的間距之後有了同理心，她撫著腿傷和記憶說著：恁阿嬤那時，中風的日子到底是怎麼熬過去的？

就在母親以為腳好了，急急噴灑起院子裡那些父親遺留下而漸枯乾的盆栽時，一個不小心的移動，她又跌倒，再次又從二樓的房間搬到一樓的邊間，那有著亡靈氣息的狹長空間。

母親的腳傷期間，這已有四十年歷史的公家房子，收到了要交還或租借的公文，原以為只是個形式，不會真的趕人，沒想到卻是一場不得理的風暴，想過了各種延續下去的方式，也組合過各種去處的可能，最後，我們投降，決定放下這間已過於老朽又如同所有的鄰人一樣胡亂加蓋的房子，走向兩間不同的高樓。

母親曾經是怨這間房子的，在臺灣經濟起飛的年代

中，我們沒跟上那樣的腳步卻反而摔得更慘，只能眼睜睜看著同事和親友們愈買愈多的新屋，在擦拭父親買進的物品時，那些有藝術巧工卻很難清潔的彎曲雕飾，像一個一個引爆牢騷的地雷，讓母親反覆說著，如果不是妳父親，我們也早有錢像別人那樣搬到大廈去了，住大廈多乾淨多輕鬆，不像住這種大馬路旁的老房子，到處都是灰。

在不得不面對要走還是要留的抉擇時，母親竟一反過去時常抱怨這老屋的說詞，想拆掉自行加蓋的區域，讓我和先生小孩，搬回兩年前就買好而只在假日時去住的房子，一個人留下來。其實這排老屋幾近荒址，鄰人們幾乎早就移走了，又是個遇水則淹的弱地勢，一個老人，怎麼適合在此獨居？

最後母親終究也想通了未來的形勢，甘心一個人住進她一直想住的大廈，展現了性格中果決明理獨立的那個面向。夏天，這個老屋正式清空，像戛然而止的句點，清空了四代人的步痕。

老屋空了，故事是說不盡的。前幾天母親到我們新家吃飯，我把手機裡的老屋照片放給她看，「真的很像古蹟呢！」我們這樣說著，說著，好像在說一件似近又遠的往事。母親說著她接下來的旅遊計畫，年底先去香港，明年再去克羅埃西亞……父親死後，她去過二十幾個國家了，上天鬆脫了她在婚姻中被羈絆的腳步，慷慨地賜她更廣

的視界。

她問著我兒子，你喜歡舊家還是新家？當然是舊家。兒子毫不猶豫地回答，那個有著可以在院子中小便、玩沙，甚至騎腳踏車的大院子，是他這一代不得不窄仄的人很難擁有的生活回憶了。然而或許這是上天的另一種善意，一如母親自己所體會到的，她的晚年，會是從另一處窗景明媚、內部寬敞的高處美麗地續寫，帶著被時光撫平過的過往記憶，和新牆上父親的畫作，和諧共處。

評語

周芬伶

雖是地方文學獎慣見的題材，然寫老屋的歷史極有層次，疾病與死亡集中在一間房子中，人物形象鮮明。年已九十的老祖母，隔室聽到的祈禱，是熱切地希望多活幾年；與母親手足皆疏離的父親，倉促短暫地結束一生；寡居母親與新一代的移入，老屋彷彿歷經三生三世，平淡的寫法，而有魔幻百年孤寂的效果。老屋拆了之後，再追憶已是惘然，題材雖平常，能抓住美感經驗而書寫親密空間與變異時間，實屬難得。

柳 一



• 作者簡介 •

本名謝春馨。高雄人。國立中興大學園藝系畢業，國立中央大學中文研究所畢業。曾任職出版等行業，現從事寫作及大學兼任講師的工作。有一個小孩和兩個部落格。曾獲多項文學獎，作品入選《一〇〇年年度童話選》。

• 得獎感言 •

雖然這是今年得的第七座文學獎，但對我仍是最深具意義的一座，除開中間求學和工作而不在場，高雄一直是我呼吸的城堡。

老屋有四代人的回憶，能用這篇文章為它送行，是我所能為它做的一件最好的事。

雨月聚

陳柏言

六十年前我甲妳大姨婆跳上火車，天頂一片烏陰，才早時十點半就在彈雷公。妳查甫阿祖駛一架鐵牛仔到車頭，目睷金送阮上火車。要上車時，我停落來，轉頭只問妳大姨婆一句：「敢有確定？」伊只是拖一卡皮箱、攬一個包袱仔就向前行，「問那麼多衝啥？」枋寮上車，過林邊、炭頂、潮州，佇屏東市落站。屏東火車頭的人足濟，我一世人無看過那麼多人；我甲妳大姨婆的手牽牢牢，親像伊將欲乎瘋狗湧捲去。彼一工，我啥麼攏無想，只是一直行、一直行，妳大姨婆一定不知影我在衝啥。親像做眠夢，看無未來；但是我只有一个想法：乎我的查某人歸世人無煩無惱。

「妳嚟聽伊飲酒醉，黑白講話，妳大丈公上會講白賊。」撿紅點，祖母翻牌，底面黑桃八仔，每一家先罰十點。「對啊，對啊！妳不知影，妳阿祖有多討厭伊……」月亮隱沒的中秋，雨落在鐵皮屋頂，咚咚咚咚像敲鋼釘；大丈公養的小柴犬瑟縮牆角，看雨聽雨，咚咚咚咚，咚咚咚咚。

……是妳大姨婆乎妳大丈公拐去。阮厝無錢，兄弟姊妹一大堆，妳大姨婆是大姊，上大漢的，國小還未讀罷，就出去做女工賺食。透早搬兩點鐘的火車去車城，割瓊麻；妳敢知影？就是做麻繩的彼種瓊麻，當時攏是外銷日本。妳大姨婆歸工睏無四點鐘，本來幼秀的手變甲真粗，面皮嘛乎日頭曝甲無一吋是白的，攏無聽伊怨嘆過半句。

「實在是艱苦，」祖母清了清喉，接著說，「彼個年代哦——」

不幸喔，無多久就佇彼堵到妳大丈公，一塊頰頰，啥麼攏無，只有一箍蜜甘嘴皮。有一工，妳大姨婆轉來時，面色暗暗沒講話；隔日，天攏還未光，就包袱仔款款，家己錢攏攞走，隨人去。妳大丈公沒田沒厝，兩人就撞入去媽祖廟住；一去半年，後來妳查甫阿祖聽別人講，才吩咐我和妳小漢姨婆，去甲妳大姨婆帶回來。伊攏不愛咧，是我有嘴講到沒涎，妳小漢姨婆嘛一直在邊仔號，妳大姨婆才勉強答應，攏提出一個條件：「轉去可以，但是愛叫阿爸甲阮買一間厝。」當時，妳大丈公二十九歲，妳大姨婆

才十五歲吶！

祖母翻開最後一張牌，黑桃八為她多賺一百五，正好給我分紅買伯朗。我們同坐五十年前，外曾祖父提一卡麻袋錢為大姨婆買下的厝腳。一年一度中秋聚，鱷魚牌蚊香讓人昏眩，雨水沿著鐵皮屋頂的破洞，在牌桌四周迴旋成一條黑河。腹肚隆起如孕的大丈公連灌兩瓶高粱，赤身通紅，兩粒乳頭黑乾，只有父親與我坐在他的身邊。父親將酒倒至小酒杯，呷一響瓶杆便啜一口：「你查某孫仔在寫文章，想欲寫你的故事。」大丈公乾草皮般的頭頂晃了幾下，抬起醉矇矓的垂垂眼瞼，一襲酒氣直噴我臉：「妳會曉寫小說哦？」我忙搖手：「不是啦，我只是愛聽啦。」父親也愛問、愛聽，大丈公每次講的都不一樣，父親總笑著糾正他、詰問他：「你頂擺不是講……」到底哪次是真哪次假，無人知曉，只知大丈公一生酗酒、打零工，大半輩子做個無用的人。

大丈公再開一瓶高粱，大姨婆早不想勸。她的齒縫間恆有長期食用檳榔的漆紅斑駁，彎過頭瞥大丈公一眼，便又轉回，對著手裡的撲克臉，若有似無嘆息：「就乎伊死死去好了。」大丈公喝了烈酒就嘟嘟囔囔，楊家的歷史改了又改，大姨婆也換過一個又一個面貌。大家漸漸不聽大丈公說話了；他的語言只是一團模糊的時間，一則仍在持續擴寫的謊言。

大姨婆低聲呢喃打出一張牌，檳榔染紅的唇輕啓，像是六十年前說要離開。

六十年後中秋聚，大丈公的故事裡，離開的日子還是打雷落雨。晚到的表姑圓臀畫了個弧，車門翻開彷彿 spotlight 亮起，新的表姑又跑出來，為她撐一把亮紫荷葉邊的 Playboy 傘。叩叩叩，表姑蹬著亮紅高跟鞋走進小埕，她的亞麻大波浪夾著一絲伏特加味，風裡漾蕩過來，不知是微醺紅還是寶格麗藍茶夜香？雨仍叮叮咚咚叮咚咚，叩叩叩，鞋跟也叩叩叩像敲門。打牌的舅公斜乜一眼：「妳不是講妳欲去拜拜？」氣氛轉僵，雨聲譁然，彷彿能聽得見姨婆們頰肉轉動、疏鬆骨節的磨合聲響。

只有大丈公仍嘟嘴仰頭，酒瓶倒轉咕嚕咕嚕像沙漏。短裙表姑頭也不回，走至我身邊，鬼白濃妝底下是一張痘疤起伏的臉。窄裙圍住她的大腿，微蹲，拿餐巾紙將紅色塑膠椅拂拭一遍，皺著眉又抽了幾張墊在臀下。我早有預料，她一坐下來果然拔刀見骨：「妳上次在報紙寫的那篇小說，什麼意思？」表姑的前夫開敞篷保時捷，在枋山沿海公路被卡車貼著山壁磨，安全氣囊全爆也沒用，拖出來時，黃白腦漿橫溢。身旁還坐著一個身分不明的女性，面目絞成肉泥般模糊。

二十歲的表姑說：「好家在，好家在北鼻還沒生出來。」夫家的喪禮剛辦完，她便提著大包小包帶球轉嫁。

我去參加表姑的法院公證，當然是跟這個「新」的表姑丈。表姑挺著微凸的肚子高喊：「我願意！」家族裡只有我父母，長她二十幾歲的表哥表嫂出席；法官敲槌，一串空洞洞的回音。未曾謀面的表姑丈抓鬚雞冠頭，西裝外套顯皺，簡直剛從網拍買來，草草熨過。

「那不是妳的故事，」我不無難堪地說，「那是亂編的啦！」

坐在對桌的小姨婆淑鶯聽不懂我們的談話，起身收拾殘盤。「啪！」塑膠碗盤油滑，雞鴨碎骨紛墜落地，她忿忿地喊了一聲「臭雞掰」，彎腰去拾。小姨婆平日在車頭阿平師的海產店顧大鼎，前年拿到屏東縣中式煲湯第三名，每逢家族過年過節辦桌都請她料理。開頭毛店的五姑婆一身黑，坐在辦桌前看碗盤疊高，雖是氣聲我仍能聽得清楚：「聽說……妳勝雄仔又攞破病住院喔？」

「伊喔？共款啊！糖尿啦，拜五已經轉來啊。」姨婆小聲說，勾起只留蟹殼、幾粒米的空盤，「阿德仔頂禮拜去枋寮病院顧，歸禮拜無十點鐘。」姨婆連生四個女兒，三十六歲才求得一個獨子；表叔勝雄嬌生慣養，十八歲為逃兵役，在軍營裡裝瘋賣癲：拿洗髮乳刷牙，取同袍的臭襪吃，鬼吼亂叫，還在共用澡間就地拉屎。小姨婆小姨丈不捨，為他申請下伍送醫；後來表叔勝雄在高雄大寮，跟精神病患關一起，吃喝拉撒不離，綁約束衣，最後

語無倫次真正起痾。

回鄉後他酒不離手，一日五包菸；敲撞球打網咖，前陣子迷上了釣蝦，枋寮港岸一坐就是八小時。沒有收入又亂花，跟小姨婆小丈公討不到錢就摔家具電器，三個月前還拿球棒掃，只差沒落在他父母親的頭與背。在枋寮郵局送信的小姨丈，鎖過門、報過警，卻總是心疼又把勝雄贖回。「後一擺一定會好，」變本加厲日復一日，明知不會更好還是相信，「後一擺、後一擺一定會改進。」姨婆找來經營豆漿店的鐵口仙，為他鎮兩次煞、換兩次名，撥盡算盤仍改不了運。小姨丈痛砸四十萬老本，為他要來一個秀麗的越南老婆，傳宗接代順便轉轉穢氣。結果越南老婆生了一個女兒就受不了，徹夜竄逃，據聞在臺北士林夜市炸鹹酥雞，月入十三萬，還搭上一個烤石板豬肉的排灣族男人同居。今年除夕回來，第一次聽一歲半的女兒喊媽；不只鑄一塊金牌掛女兒胸前，還加買一卡玉手環給小姨婆。見面時她抱著小姨婆哭，仍喊小姨婆「媽」；勝雄和她未簽訂離婚，除夕那天她卻連年夜飯都未吃上一口即搭車北上。

「媽，錢啦！」我想起，表叔勝雄一小時前才來過這裡，好似一團黑霧，口叨長壽，左手插褲袋騎進埕來。

「借過、借過！」彼時姨婆正高喊上菜，「燒喔燒喔」

「媽，錢殺來啦！」表叔右手攤開，眼珠上吊彷彿朝天問款。

「衝啥？不是才乎你？」

「那是早時啊！我不像妳，我攔在大，腹肚卡緊飢啊！我想欲去買便當來呷。」

「呷啥？呷啥麼便當？」小姨婆右手仍端菜餚，食指中指像練過鐵沙掌，插入那兩盤冒著熱煙的東坡肉，「呷屎咧！你欲呷啥麼便當？」

「雞腿飯啦！」表叔的嘴裡還嚼著檳榔，「卡緊耶！」

「雞腿飯？你老母是阿平仔的總舖師，知無？講煮菜，北勢寮阿平師嘛拚不過我；真憨吶，你無欲呷我煮的，攔想欲呷什麼雞腿飯？」

「我想欲呷雞腿飯嘛！」表叔長期喝酒肝衰竭，印堂黑紫，眼似濁井總夾帶黃沙，「我只想欲呷雞腿飯嘛！」

「多少啦？」

「三百。」

小姨婆沒喊「討債喔」，甚至未問哪裡能買三百塊的雞腿便當，換算起來她端盤炒鼎半日，都不夠一頓雞腿飯。小姨婆放下那兩盤東坡肉，從油膩的圍裙前袋摸出一把錢，看來還不只三張百元鈔。表叔勝雄搶過鈔票，一握一捲入褲袋，油門催了就走，正眼未對任何人，即使他姊

和他媽。

「媽，後擺妳就嘍乎伊啊！妳一直乎伊也不是辦法，妳是欲乎伊到啥麼時欸？十年嗎？還是二十年？」獨身主義的大女兒秋枝剛跟團飛完杜拜，不婚讓她享受自由也享受獨身的富有，住在帆船飯店五十二層，俯見羚羊橫渡莽漠，還曬黑了一圈。

「對啦，妳嘛是會老啊，阮是為妳好，要多存一寡錢……」二女兒桂月抓著小姨婆的蝴蝶袖，搖啊搖啊持續拉高聲調，「攔講，頂擺那筆保險費，嘛是我甲妳和伊付的，我攏還未甲妳收……」

「收啥？妳是欲收啥？」小姨婆手臂一甩，桂月重心歪跌，隻手撐地隻手扶桌，小姨婆繼續吼：「我敢有甲妳收過啥麼錢？好啊，我知影，妳這個做阿姊嘛討厭伊，你們所有人攏討厭伊！敢講你們可以槍殺伊？槍殺就有效嗎？槍殺了，我就會快活、你們就會爽？好啊、好啊……」

「喂，鶯仔！」祖母從牌桌前跳起，塑膠椅撞倒在地，循著小姨婆的紅雨鞋快步追離，「鶯仔，轉來啦！妳是欲去兜位啦？」

小姨婆剛踏出前埕，雨又落得更大。我知道她仍會回來，收拾碗盤、擦拭桌面，等最後一支燈管暗去。體態豐勻卻始終沒有小孩的表姑桂月，坐在角落捧一碗飯，紅著

眼眶大口夾菜吞肉。秋枝則不以為然地拋下一句：「媽就是重男輕女啦！」開車離去，留下一地瘴霧。

「無效啦、無效啦！足可惜啊，妳小漢姨婆頭一胎本來是查甫仔啊。我攞會記得，彼個囡仔叫作建雄。」

「唉，無那個福氣啦，兩歲那年發高燒，無幾工就死死去啊……」

「我甲妳講，當時妳驚仔姨婆號甲欲死，佇枋寮病院『阿娘喔阿娘喔……』一直號，號到燒聲，號到昏昏去。」

「伊攞講，伊欲甲建雄仔生轉來，嘛是為妳姨丈傳香火。結果連續生四個查某囡仔：頭一個秋枝，第二個桂月，後兩個飼未起只好送人。本來想講凍起來，嚟攞生啊，結果最後就來這個討債的……哎……」

「無效啦、無效啦，」一身黑的五姑婆背著手，似烏鴉搖擺聒噪，「生查甫仔又有啥麼路用？了然喔！」

她們口裡的勝雄表叔我未曾見過。只記得剛上幼稚園的時候，他總會騎那台小五十，載我到祖母家後面的漁行，看寧靜無波的海，堆整個下午的沙堡。勝雄表叔的數字概念很好，再難解的題目都能細心解破；還帶我到保安宮前的書局買數獨、連連看。大學聯考我填了數學系，才想起那些題本，那些殷殷解題的午後。據說我兩歲時長後白齒，因生牙痛癢便大力咬他肩膀，他沒想到痛，只怕會

驚嚇到我；攬抱著的姿勢不敢動搖，也不敢發出叫吼，我的齒靜靜的扎進肉裡，至今他的右肩胛仍可見淺淺的門齒印。我的乳牙長齊又落，換了一嘴恆齒的我不再被抱在懷中；那一排細細小小的凹陷，卻彷彿求劍不得而刻舟——兩歲的我給表叔定錨，那些午後的事情怎麼永遠不會提到？

表姑哈哈大笑，將稍歪斜的Gucci包正擺回膝蓋，「『幸好北鼻還沒生出來。』我哪有講這種話？我哪可能講這種話？」挑了根竹籤插出一條田螺，吱吱吸吮，油汁飛濺上我的手背。「我不是要怪妳，我還要謝妳咧！把我的故事寫出來，講給那麼多人聽。但是妳寫的有一點不對啦！噢，全部不對；嬰兒不是我去拿掉的，是自己流掉的。」表姑撫著腹肚，繞著一圈鍍金腰帶掛雙C名牌，「我多想要他啊！妳知道嗎？不是我不要他，是他不要我喔……」

「算算欸，差不多……差不多有五十幾冬啊……」表姑都來不及結論，就換大丈公接過話頭，「彼此攞是阮在承受……後來我批菜去市場賣，妳大姨婆就去山腳下幫人擔雞屎、撿番薯，腹肚束卡緊耶，日子嘛是一工一工在過。坐火車離開枋寮彼工……就是妳查某阿祖舉掃帚甲我打出來彼工啦！嘿，妳大姨婆佇火車頂就甲我講，伊的腹肚裡面，已經有一個囡仔哦！」

（一個囡仔？敢是勝雄阿叔「彼款」囡仔？）

「妳大姨婆彼時攔講，想欲甲囡仔拿掉，飼未起啊！妳知影嘸？阮兩個人賺的錢乎阮吃穿攏不夠啊，哪有才調飼伊？」

「結果咧？」

「我堅持欲甲囡仔生出來。艱苦啊！生一個囡仔有多艱苦，妳敢知？好家在，囡仔還是生出來。就是妳阿舅標仔喔。」

「妳婆攔聽妳大丈公在練痞話，欺騙囡仔大小……」

牌桌邊的每一張嘴，彷彿都在說話，「姊仔，妳聽，妳廷又攔在講白賊哦……」

那一日，查某阿祖蹲在地上編麻繩，看祖母和小姨婆領著大姨婆進門，彈起來便打大姨婆一巴掌，破口怒罵：

「妳這痞查某、死查某，哪會嚟死仔外口！去啊！去啊！」

妳這個沒見笑的死站壁仔！」查某阿祖一面槌大姨婆一面哭，祖母和小姨婆拉開她時，指甲還劃傷大姨婆的臉，湧現一道血痕。查甫阿祖等在一旁，看打鬧告一段落才交叉雙手，若無其事說：「人轉來就好，轉來就好。」查甫阿祖依約，阿莎力給大姨婆一塊田一棟厝做嫁妝，沒地沒產沒工作的大丈公讓楊家招贅，不會務農便打一輩子零工。

「再說，妳標仔阿舅根本不是妳大丈公親生的，是他們兩個分來養的，」表姑的國語混著一點閩南腔，

「妳大丈公大姨婆沒生子女，爲了傳香火才去跟人領了兩個來養；他們一點血緣關係都沒有喔……」鐵皮築起小塹的屋頂，低矮的圍牆圈出好幾代人的生活界域。楊家開枝散葉，舊厝換了裝潢也往上加蓋一層，但仍是舊厝，仍是這裡。

都在這裡了，全部都在這裡。

表姑的肚子已微微隆起，這是第二胎，是否之前流掉的又來投胎？或者大丈公說的，那個永恆待產的虛構嬰孩？我穿過牌桌，想像大年初一大姨婆粗糙的手指，細細握下那兩片殘黏的門神像，大紅鞭炮跟著綻炸開來。大姨婆一句話也沒說，像老舊屋瓦儲存積水，收集夢的暗影，而不反光。大丈公更醉了，絮絮叨叨起來：妳敢知影？妳的阿舅……阮確實用全部的性命去疼啊……伊仔妳大姨婆的腹肚內面，今仔猶攔仔內面喔！我無講白賊，我無講白賊……

我知影。大丈公，我攏知影。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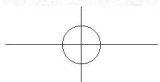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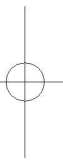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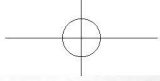
「我哪會曉講白賊……」大丈公如跳針唱盤，一手捧酒一手指著大姨婆，捏起嗓兒唱：「你們攏無欲相信我，我哪會曉講白賊、我哪會曉講白賊……」

「喀噠！」火焰搖搖顫顫，表姑單手遮風，爲大丈公點了根菸。白霧裊裊浮升，他的面容疲憊，卻仍炯炯地注視著我。「啊，太可惜啊！」父親突然抬手，「特地

買一大包炮仔，都袂記得放。」除了宣告聚會結束的冲天炮，還有大丈公最愛看的水鴛鴦啊……「只好等後擺再放了。」也只好如此，我點點頭，終於將大丈公倒給我的高粱一口飲盡；出乎意料的醇，溫暖中夾帶著刺痛。

雨已漸漸停歇，蟲蟻繞著路燈飛轉，映出細微的水光。淡淡的月色透出來，中秋就要過了。小姨婆差不多要回來了吧？勝雄表叔買到雞腿飯了沒有？表姑桂月補進祖母的位子，牌局重新開始；洗牌，切牌，發牌，蓋牌。輕易的日復一日。大丈公又把我的酒杯填滿，也為自己斟上一杯。

「我甲妳講一個故事：六十年前，我甲妳大姨婆跳上火車……」



評語

林文義

此文膺選獲獎之特色，在於充分掌握散文質素的自然與自在；雖說參與文學獎項之徵求，作者可見其落筆沉定，抒情、喻理兼得。

評審對於用語，華、臺語交用的表達形式，能以自然與自在的利落合宜，未蓄意雕琢文字，亦可充分呈現其精緻及意涵，值得肯定。

散文之「散」，非意以「漫」，而是心所嚮之，自由從內裡泛發，所謂「我手寫我心」。作者之命題，自有不凡的定奪及求好之初心。

評審不擬推敲此文之意，卻必須特別尋之作者用字行文的態度，在於誠摯。這是一篇實質俱備、未來可期許更大可能的演示。

自然與自在。獎項是肯定，未來是文學初旅的艱辛行程，請珍惜，再努力，特質不易。

陳 柏言



• 作者簡介 •

一九九一年生，高雄鳳山人，現居臺北木柵。輕痰讀書會一員。曾獲全國學生文學獎、宗教文學獎、教育部文藝創作獎等。有部落格：「文學，以及充滿結局的生活」。

• 得獎感言 •

一個老厝廣場，三段故事。有雨、有月、有聚。它們是漫漫家史裡，一段插曲。我寫這篇文章，沒料到大姨婆今年會走。或許還是那個陰晴不定的中秋吧。

菩提鳳梨

卜敏正

那些年，你常在菩提樹下，看著車來人往。

灰白色的菩提樹幹上有些傷痕，似陽光炙過的痕跡。突出的枝椏掛著一支鋼刷，鐵灰色的刷柄套著如牙刷般的刷釘，刷釘上還纏著黃褐色的鐵鏽以及墨黑的油漬。遠遠望去像隻黑色毛蟲，張著一簇簇長毛安安靜靜的攀在樹上。

風吹，菩提葉落。黃綠色的葉，長長的尾似雨滴。

樹下是你停車的地方，是阿財的驗車場。他總在樹蔭下環視來訪的機車外型、色彩、樣式，然後發動車子，聽聽引擎的聲音。從噠噠、撲撲或轟隆隆的引擎氣流聲，以及排氣管的煙影，評估車的價值、狀況，然後他會拿起鋼刷緩緩彎下身，低頭探看引擎號碼。如有乾涸油漬就以鋼刷清理，再以工作手套抹去號碼上的黏油污印，確認引擎編號與行照是否相符，這一切標準動作不只是驗車，亦爲了保護自己。

才進入阿財店裡，那果香便撲鼻而來。你看見櫃台右側置放了一顆鳳梨，黃金甲、綠葉條，個頭橢圓、飽實芳

郁，屋子裡似染了一片鳳梨糖霜，空氣中溢滿甜香，更勝財旺意喻。

「先坐一下，隨意就好！你自己倒茶！」

阿財看你進門後抬頭打聲招呼，仍站在櫃台後忙碌。他的專注神情讓你想起銀行裡西裝筆挺的理財專員，委請你申購各種理財、保險、基金，當他們完成一切說明程序，爲你的存款擘劃出巨大的泡沫夢想，你將被動而自願地在文件下方簽名。若招呼你的是高層主管，或許會遞上他的白金筆、萬寶龍，讓黑色筆桿上頭的白色雪花炫閃你的視覺神經。你當輕聲詢問筆的品名、價格，是飄浮、藍寶抑或布拉姆斯、莫札特，每一支筆的背景故事都負載著不同的價值、身分與主人品味，但這來自白朗峰山頭的雪花，是多數基層工作者不曾親近的奢侈品。

在鳳梨果香中你爲自己倒杯茶，褪色的冷茶。

確認證件後，阿財囑咐客人十日後再來取回過戶資料，便從櫃台下數了鈔票。中年男子點算無誤後將錢塞入後褲袋，隨即轉身出門，騎車離開。

菩提樹下一陣白煙，油煙味污濁了鳳梨果香，讓你急忙關上玻璃門。玻璃門上貼著幾個綠色大字「機車租賃」，流當買賣」。這是民間的地下金融、小額周轉、阿財的機車行。

阿財坐下來掏換茶葉，並從牆角紙箱中提出兩顆鳳梨。

「這係十七號，厝內咱己種的，要拿回去喔！」

倏忽，來自鳥松的十七號金鑽就移至你面前，金黃色的香甜讓你有些不知所措，只有不斷稱謝。他又提起一只鳳梨，踩著木屐至後頭剖殺。木屐卡噠、卡噠的聲音帶他走進闌然闇黑的廚房，景深托襯他的白衫與七分短褲，像五〇年代的黑白電影。

阿財身形瘦削，與你有同窗之誼。工作之餘偶有閒情，你就至他的店裡泡茶休息。從他的小平頭、身上的衣褲、穿踩的木屐，以及夾放在肩頭與白衫間的菸盒，多數人必皺眉懷疑。若看到左肩臂膀上靛藍的鬼頭刺青，或許更會側目擔心。但你對他有極深的認識、深厚的交情，知道他的生活方式、行為舉止，其實有令人稱道的兄弟之情。

每次看見阿財的身形穿著、臉上表情，那皺眉、咬唇、拘謹、認真的側臉，似跨越時空歲月撞見三島由紀夫作品中的日本男子，不是《潮騷》裡的健美新治，而是

《炎上》電影海報裡身形看似羸弱的青年溝口，他有自己的想法，對生命耽美的堅持，一如阿財對是非、善惡、情義的判準有自己的一條線。他知道自己不是主角，但是當他相信一個人、認定這條路是對的，縱是烽火刀槍的戰鬥廝殺，兩肋插刀，攻城略地，他仍將為君請纓，全力以赴。那率直、灑脫的氣勢、神色以及被煽動的情緒，十足就是電影海報裡的角色走進現實場景。

機車租賃是阿財的店名招牌，但借款放貸才是他的主要業務。社會新聞中常說某些人從事「掛羊頭賣狗肉」的工作，阿財倒不避諱。他說自己就是「拿機車換現金」的機車當舖，面對客戶的第一句話就是：

「阮是辦機車借款，你想要借多少？」

機車借款與地下錢莊類同，都是為了賺得高利。你知道許多高利貸業者以重利借款，利滾利的壓榨、循環，彷彿借款人的靈魂都被榨乾，只能渾渾噩噩的逃避、吶喊，慚慚地成為社會新聞的主角。

但阿財的機車借款重點在於機車，借款人擁有愈高檔、價值愈高的機車，即可借支更高的金額，其間的租金利息就相對便宜。事實上，其收取的高額利息仍遠超過法律規定，因此，為避走高利放貸的法律漏洞，阿財將機車過戶在自己名下，亦即先將機車買斷過戶，付予車主一筆車款，再以十天一租的方式簽下租約收取利息，機車仍然

可騎，雖然行照上已不是你的名。

然後你知道街頭巷尾當舖廣告上「高價收購 原車可用」的真諦，也清楚社會流傳「開著雙B找現金、軋票期」的背後意義。

剛開始，總以為這麼高額的租金利息應該沒有太多客戶，後來你才發現，這荒謬的質借行為不僅有客戶，還有許多的老客戶，他們是阿財眼裡安全、沉默的好人。每逢月底或三個月、半年，他們會來店借急，十天一到必準時還款、連本帶利從不延宕。若有延遲亦會來店告知，在菩提樹下商討寬延利息。開卡車的老吳即是一例。

老吳是砂石車司機，經濟景氣的時候建設公司到處蓋房子、建大樓，那一趟又一趟的砂石載運就是熱騰騰的鈔票。聽說那時候老吳跑車搶砂，三天兩頭就是五千萬的賺，跑車空檔還可以拿錢賭牌湊熱鬧，臉上雖有抹不去的疲憊，但褲袋裡的錢包卻進出開懷，有韻律的載運、行車、停車、傾倒，嘩啦嘩啦的砂石流動聲音，就像叮叮咚咚的銀色硬幣裝進口袋。但是當市場晴雨不定，收入亦不穩定，口袋少了重量，但許多固定的開銷卻不能停，於是，機車借款即成爲救急。

菩提樹下，一位紅衣女子停下機車，她連安全帽都沒有拿下，向門內的阿財遞了張千元鈔票，說了名字便轉身離開。

老吳的野狼機車兩年前就過戶這裡，他的家人不知道，或許連他自己都忘記騎的是別人的車。他大約每兩個月就騎車來這裡商借一萬元應急，十天後卡車公司領薪就來還清，從未拖延。他的車也不再過戶，車籍資料就一直押在這裡。但幾個月前，眼看租約到期卻未見到老吳的蹤影，阿財撥了電話也沒有回應，只有依證件上的戶籍地址查找。

找人、討債是銀行、錢莊、機車借款的重要工作。銀行寄掛號通知、存證信函；錢莊派小弟擾動周邊鄰里，文攻、武嚇、白布條；阿財只是循著地址先探看究竟。

生命無常。誕生、告別、意外、救贖往往在一瞬間，倏忽而來、轉身而去，剩下的只有片片斷斷的回憶。

那日去到老吳家，門外竟是一片藍布白幡喪儀，法會誦經悼文聲遠遠就可以聽見，那驚訝的咒語，一遍又一遍響在阿財心底，老吳的家人則在炙熱的金爐前燒紙錢。原來老吳發生車禍、卡車翻覆，從此陰陽兩隔。阿財看了這哀戚光景，就順道送了白包奠儀。回來前還問了他家人的資料證件，將車籍過戶給老吳的母親，過程中的手續、零瑣的費用就當作思念故人的哀儀。

許多日子後你依然記得，阿財說起老吳，眼光仍有些許不捨、無奈與落寞的表情，這種借貸行為、金錢往來，似乎仍牽扯許多旁人難懂的情感互動。兩人間的關係就在

借錢、賺息的時光中互信累積，老吳生活的道途或許有些遠、有些苦，但總知道路的遠方有杯水可以解渴。雖然這杯水撐不遠，甚至愈喝愈渴，但總是老吳的一線希望。一旦路毀、線斷，什麼都沒有了。

「呷鳳梨配茶！」阿財招呼著你。

水壺白煙蒸氣噴起，他先熄火降溫然後溫壺、納茶、沖茶、養壺。你則以牙籤戳起金黃色的鳳梨果肉送入口中，這鳳梨汁飽味香、酸中帶甜的好滋味，一入口將舌津都化開了。

「很甜喔！現在的品種都改得又香又甜，不像我們小的時候，很多都很酸。現在還有十九號蜜寶更香甜。如果你要吃酸一點，要等七月的土鳳梨。那個我們都是交給做鳳梨酥的……」

阿財一口鳳梨經，訴說農家的艱辛歲月，似烈日下戴著紙帽的鳳梨，只能以陽光、汗水滋養出甜蜜價值。除此之外，他手上的泡茶工夫亦沒停。那紫砂小壺讓茶湯養得油亮泛光，聽說使用愈久愈能孕出茶香。對於此，你懂得不多，僅能依樣畫葫蘆。當他將茶湯注滿聞香杯，你以小茶碗倒叩、翻轉，然後握杯於掌心嗅聞茶香。

淡雅清香、茶色青黃、味甘醇、齒回香，是好茶，難得好茶。茶湯交融了鳳梨的甜滋味，讓喉韻甘甜不已。

你與阿財討論借款人的想法，對於高利與借貸的看

法分析，他也納悶的告訴你，許多車主就是不願意歸還本金。他們習慣、願意十天納一次利息，規律、守時、守信，甚至皮夾裡有錢，阿財也提醒對方可以先還一部分，利息可以少算點。但他們就是不終止雙方的借款、租約、交易，這對阿財似乎是無解的難題。

或許這就是人性。害怕空虛，沒有錢、沒有安全感、沒有了自己。

近晚，阿財依借款行事曆逐一聯絡車主告知明日到期繳息，每一通電話似都不順回應，就像朋友來電提醒、一點點壓力，阿財的親善完全不像新聞裡的暴力討債、逞凶惡搞。

「只要不賭、不吸毒，會來這裡的都是甘苦人！電話能聯絡的都是好人，都是老實人。」阿財這麼告訴你。你亦相信每一通電話背後都有些難題，為工作、為家庭、為生活、為子女，連續的泡麵、空蕩的米缸、斷電的夜晚、即將斷炊的晚餐。當然，也有許多人單純的只為自己，他們明日不一定能支付利息，那又該如何？

「看著辦啦！如果是呷飯錢我不會吃他，大不了把機車牽回來。」

「如果愛賭，西厚！」阿財露出一抹不平、無畏的神情。

你點頭苦笑，知道他的義理、情感與道德界線。日

日面對那形貌各殊的男女老少，孰知苦難面具背後是貪心的狼抑或懶惰的羊，一旦車停菩提樹下進入這裡，橫互於前的不是法律規則，而是人情義理，以及人性的黑暗與光明。幽明間的界線並非絕對，或許講道理、留些情面，但也可以完全無情、無義、無理，因為多數的掌權者、放款人已吃定借貸者的無知、無助與不知所措，一旦越線進入吸血放款的網，無論獵物肥瘦圓扁，身上的血肉終將被吸盡、任其宰割。要遇得阿財此類放款人，談情理、講人性，助人走過生命困頓的道路，一起穿越大環境不景氣的隧道，世間少矣。

幾次回沖，茶味已淡，你準備離開。阿財送你至菩提樹下忽然感慨，對於是否繼續經營這裡表達猶豫。他總以為自己不夠凶、不夠壞，多了情緒、少了魄力。加上近年來信用卡借款愈來愈普遍，好的客戶愈來愈少，真的需要機車借款之人幾近窮途末路，當瘦羊入門僅剩一層皮當如何處理？

你沒有答案，顧左右而言他，手裡提著鳳梨抬頭望著菩提樹上亮晃晃的光穿過樹梢、葉脈落在你的眼裡。再看吧，這個時機、光景做什麼好呢？

年後，阿財決定結束機車借款的工作回家種鳳梨。平時，除了幫忙父親打理那幾分鳳梨田，還找朋友合作開了一家釣蝦場。工作似乎更辛苦、更忙碌，但他總告訴你這

樣比較心安理得，不必強迫別人，亦無須委屈自己。你問他關於那些租約、借條、車籍，他竟瀟灑的告訴你，都讓客人領回去了，或撕了、燒了、歸還過戶了，那豁達自在的神情，似一切都與他無關，這讓你驚訝自己豈能做到。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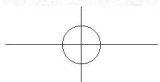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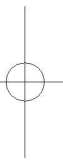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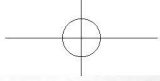
坐在釣蝦場的餐台前，阿財又提了一只鳳梨要你帶回去，你受寵若驚的回應他的厚禮，他仍然是那句老話：

「這係咱己種的，要記得拿回去喔！」

鳳梨果香中你看見他的膚色黝黑許多，但一樣的小平頭、白衫、七分褲，揮汗如雨。在這南臺灣一隅，釣蝦場幽幽灼明的晝光燈下，精瘦的身軀底，讓人看見他無懼、偉潔的背影拉得長長遠遠、銀銀亮亮，單在每一個人身上。木屐踩著卡噠、卡噠的聲音，在蝦池邊進出撿盆、收竿、理線。若以電影的長鏡頭遠遠地定格不動，他依舊是三島由紀夫文學筆下的美男子。

像個主角明星。

不同的是，這兒少了菩提樹蔭。



評語

陳列

這篇文章藉由第二人稱的敘述角度，讓敘述者隱身在一個距離外，帶著些客觀和疏離意味地以平靜的心情和眼光去觀看和思索若干世相和人情，時而獨語，時而自我對話。

全文文字淺白，語氣清淡，在描繪記述和說明之間，輕盈剪裁和鋪陳，具體且生動地呈現了阿財這個曾以機車租賃、流當買賣為業的人物的生存態度，並也讓人認識了社會某些角落裡生活形貌的細節。

篇名中的菩提和文中一再提及的菩提樹，似也有另一層佛法中離苦得樂之願行的象徵意思，讀來有趣。但有幾處說理過於直接，釘板而俗泛，嫌欠較為深沉而動人的韻致。

卜 敏正

• 作者簡介 •

嘉義大學中國文學研究所 / 南華大學美學與藝術管理碩士。目前從事平面廣告行銷與文學寫作、教學等工作，並協助推動嘉義縣市鄉鎮社區營造工作。作品曾經獲得桐花文學獎、臺北文學獎。



• 得獎感言 •

我的創作都是身邊的小人物、小故事，我只是寫出其中的喜、怒、哀、懼、愛、惡、慾與真實情感。創作是自我療癒，得獎則是鼓勵與成長。

謝謝評審的肯定，對於寫作，我應該更細心、更努力。

謝謝家人的支持。

感謝上帝。

濱海的願望

吳建興

父親今晚加班，不回來吃飯了。

手機嗶嗶震響，淡藍螢幕泛出顯示。四點半左右，你從核電廠頂個沉沉光輝，徒步走回貨櫃屋。過了水泥涵洞、植林，得拉抬履痕跨越輕躺斜黃的減速條；上季花卉大概枯萎了，鳳仙、胡椒葉……哪丟隨長的強韌變得畸形。扣著背兒，抬不起一絲盎然生氣。你經過布滿鐵絲捲的矮牆，從工作褲掏出一只龜裂手機：「喂，喂……喂！」扯高分貝的。就這麼一句，在二十秒內結束通話。你說，電話多講很貴，有事回家再說。影子應該愈拉愈長？就像海角延伸的盡頭，會不會陷入馬里亞納海溝呢？

牆外冷卻的滾水嘩啦瀉一灣，你看見、聽不見。湍急混合湧浪捲上心頭，隨突出礁塊打得破碎，竄入碩大漩渦底。堤岸假日才塞進遊客，擠到消波塊那處燈塔看海。賣芋頭冰的阿伯死命按壓喇叭：「叭嘍！叭嘍！」只有小孩注意到；他的分貝不及出水口的高。落漆斑斑燈塔佇擊映紅，掛一只紅白交雜的救生圈，掐在一堆傾排的防波塊。水泥粽子是釣客倚一方的基地，螃蟹棲俯的

夜。堆到就要溢出四季，你依舊看不見屈原丟上岸的粽子。逆風不適合翱翔，箏與降落傘不高掛；淡淡而依舊的黃昏時分。

縱逝澄光從鐵窗納進貨櫃屋底，一小塊鐵鋸方框騰出擁有短暫的亮。裡頭只有一只不大的單門冰箱、凹陷斑黃的飲水機，旁邊堆疊一箱箱泡麵碗、汽水。多數紙板占據一處處地面，翹躺方才結束工程的隊組。紙緣讓溼透工作衫暈得皺痛，然而你習慣了高溫烘烤，縱使外接幾台強力風扇。裝妥機具、螺栓的厚紙板是可貴搶手，趁寒流尚未探進的冬季得先囤積。完整而張大的，用塑膠繩綁上幾圈成爲厚被單，勉強咬牙撐過一波波刺骨；碎缺不整的紙板大可串疊當枕靠，厚高全能自個兒增減。吃完炸醬泡麵，你說，先靠一下讓腸胃消化。倒挺無聊，只有講古電台沙沙聽得雜吵；工人們無力聊天，闔眼冥想索性睡著了。只許淺眠，無關佛洛伊德的深層記憶，更來不及做上夢。行控中心隨時透過無線電傳訊，沒有緊急插曲尚可稱得安穩，僅須等待輪班制的檢修。

大修為核電廠一年數期的繁複工程。以三班且支援為制，探進龐然鉛鋼灌塑的水泥心臟地帶，不叫從外頭瞥向反應爐的神祕。父親穿上緊戒防輻衣著，黃澄面罩掩蓋汗水竄流的悶苦，將身軀夾在倚建的鐵架通道。沒有多餘的護網，直竄數十層樓的爐具彷彿心懸峭壁，卻是唯一最堅固的依靠。逐層檢查螺栓、扣環……用榔頭、電動起子達到音律不全的數據值，襯著透熱嚴肅的敲打節奏。底頭工人將渦輪機殼卸得醜陋，它映出一副機械臉兒，重新接受工程美容——換了環片，清除粉刺似的塵埃；無關果酸、飛機雷射……輪機又換上一張新臉娃。冰冷鋼條從模具工廠剛送抵，乙炔綻出最熨貼的溫感，於防護面具前盡情浪漫。無線電音訊嘈雜，扯吼嗓門不見得說清楚。隔上數十米的進度了解、操控交代；你在海角，那人在天涯。腰繫繫皮帶安全繩環，沒隔上一層牆，鏤空鋼架看得赤裸，上頭工人視線能穿過無數淵黑，底頭景物全皺縮如螞蟻大小的點。那點移動的影不是隕墜的星，即使夜早已降幕。

是夜深，而海水正藍。

工廠底，你拖著一只彎曲皮囊。在徹底漆黑中，緊握榔頭、機具，將全身氣力爆青筋似的輸出。抽水器把海水位吸進，混合滾燙後的反應廢水；疲憊無法如高噸位沖刷而盡。海水只是核電廠平凡的運作之一，捲進送出仍是沒魚的水。夜釣、看海的人呢？他們無法多探近重重管制

柵門，只見最外圍那層高低起伏如浪的鐵絲水泥牆。上頭油彩綻放美豔圖幅，一框框繪盡山色、海景——雙燭台、仙女鞋、女王頭……說穿了都是自然的刻劃，伴隨斜前方那灣灘地，被譽為「最美麗的海岸線」。索性這裡被歸納為踏青祥和的去處，只知道後頭倚著山腳是核能發電廠，沒它可能會永夜；有了又擔心斷層、核廢料。山頂是廣闊平坦的降落傘基地，飛員早遺忘正下方的景物，他們看雲視海。敲響的機具震耳撼動不了地，夜裡風箏不飛、魚兒垂睡，少了人煙，外頭尚未平靜。發財車疾駛沿海公路，尙有加班欲歸的車輛，隨黃澄澄散落街燈拉長間距，轟隆隆的扣響陸橋伸縮縫，朝隧道漆黑中抹拭地面的履痕。反應爐前同樣有個深邃隧道，卻無時用探照強光點得乍亮，能清晰數盡工人來往疲憊、遊走緊貼而泛油的毛細孔。

刻附不及歲月的皺紋。張著一嘴鬆垮，反覆打出睡呼。

你來不及走進房，脫去髒黑污垢的襪子。凹摺身軀納進最合適的長木椅，枕了手臂當軟靠，不說晚安。我躡著手腳關電視新聞，拿出薄被子悄然添上，將臉湊迎你黝黑掌葉。一脈脈延向微微突起的胼胝，彷彿蛛網鋪蓋的一層白簫碎網格；指縫間遺留操作機具所沾黏的吻痕，凹陷且脹紅著。大小不均的傷口留存一彎凝血，新舊交雜結痂褐塊，來不及剝落又忘記抹藥。你說，搬些繁重機械、鋼板

多少被劃烙幾筆。日子久了該習慣，那似痛卻平常的傷。你的手掌尚有一際隱藏餘溫，朝我臉部緊緊烘托，猶如我仍是孩子時被擁抱的暖意。其實，就算不減肥，我體重也不超過動輒破表的切割鉛塊、鋼梁。你的手有濃烈金屬味，但卻很久沒抱過我了。客廳一盞不到十燭瓦的夜燈高掛，隨半開紗窗納入的風吹得歪斜。輪廓逐漸模糊，連我進房的背影也沒入白透瓷磚。

是你的手機叫醒了深夜，不是我房裡桌上的鬧鐘。

鈴聲持續鼎沸了一陣子。「喂！喂！」你用惺忪的嗓門扯開寧靜。大概核電廠又有緊急召喚，不論任何時刻的當下，一通電話遠至就得毫無理由飛歸。我豎起兔耳長掛，悄然跟隨你起身之後。一雙泛著黃漬酸味的襪拖出細長足痕，你走向廁所粗糙的洗把臉，對鏡照摸自己如鋼刷似的鬚渣；乾脆不刮，披上毛巾晾乾。冰箱啪的打開，你拿起一瓶綠茶巴著飲盡。彷彿怕遺忘什麼，父親總在出門前仔細摸過側邊褲袋——鑰匙、證件，家人。這是有回聽你談起，大修後就不需太多約聘工人，何況景氣變差了，外包減量、工程多標。三十餘年的歲月走得倉促，來不及回味就換褪皺紋與白髮；不關歲月，家人是你咬牙扛起的支撐。爲了這家，爲了我的學費，爲了……剎那這兩字變得催淚同傷感，我的腳步進了房門，回復方才直聼聽許的臉孔。

老舊摩托車得使勁踩壓一會，才肯應聲抖起鐵鏽身軀。轟轟爆震穿響巷尾街頭，你加遲疑的催緊油門，只怕吵起貓臉的黑；我依舊窩在被裡，始終迷糊恍惚的記憶，隔天也變得斷層。

路燈稀微照點濱海公路，深夜的海岸稱不起蔚藍。通往核電廠筆直暗道，總先騎過舊路顛簸的考驗。老爺車避震早不堪用，只能硬拿筋骨來比拚。碼頭散溢鹹苦魚腥味，一艘艘板船塞擠灣砌的擁抱，繫於一座座如蘑菇般的綁座。成串似蟠龍的聚魚探燈不點，討海人進了安穩的夢鄉；海水窸窣窸窣打在石肉粽，只剩看不見的裝點當襯。失溫護欄沒有風景，後段路途住家不多，停下紅燈聽了內心鬆垮的嘆通，倒數、催油。

如果，能轉瞬將夜垂拉下，遮住一片光湛的明媚；如果，不分滿月與太陽的圓……也許，變得喧騰而不寂靜的濱海公路。我能趁你等紅燈時，猛力踩著腳踏車、死咬一股順風的推移，看見你紅燦車尾燈和沾有污漬的背心。同時，降落傘朵朵開向天際；你說，以後要像風箏一樣，飛得高、看得遠。儘管逆風的確適合飛翔，卻呼嚕打歪腳踏車身，吃下我爆發向前的腿力。假若我是一個風箏，那就一直攔淺在你身後，無法停在下個紅綠燈口。

放學回家，擺了書包在門口。我憑著一股傻勁牽了腳踏車往濱海直踩，即使明知到了管制口也無法探進。談

不上熱血光景，好比例行公事。頂多在核電廠前那塊空地自個兒轉圈；騎過木棧道，走往河堤旁的抽水冷卻口，也許這樣近了些。傍晚傘友依然掛滿有彩霞的天，然而風箏不飛，只是拿魚線綁在發財車前。芋頭冰的阿伯烤起香腸兼賣，繼續發出「叭撲！叭撲！」綁著遮陽帽的阿婆掛上寫好招牌——雞排、叉燒、排骨一律五十元。保麗龍箱內裝滿一盒盒便當，等上行駛的砂石貨車。電動門到一個時間會自動拉開，仍舊謝絕一切外人。約八、九輛鐵灰屬綠的中型巴士駛出，伴隨如傾巢的摩托車。不著拉長頸子，車陣中不會有父親的影子，固定要加班麼。你說，那是行政、管事部門的專車，好命的像保母定期接送。看著車輛從目前漸遠的行駛，我總奔走了幾下，心中莫名發出「哇」的羨慕，直到喘噓噓的停下回走。

那時，我對公務人員的羨慕僅止於用工人的電可以半價。工人得不時加班、隨傳待命，將自己關在一顆水泥、鉛鋼封閉的爐子底，用慢中子、燃料棒撞出一絲電流能量。渦輪、抽水灌了數噸海水，沖走碩熱卻帶不走輻射。粒子飄蕩未知的西弗，哪怕將一次性防護衣著全扔進鐵桶，灌漿、上蓋封存；遠紅外射的浴洗房偵測漏網的汗染，然而肺葉早吸上一輪輪職業印記。你說，核研所裡不偷偷研發原子彈了，兩百多個全是博士，退休有高額金。我沒納進對原子彈的興趣，什麼工程圖、原料提煉……

腦中不經意繞轉——工人退休要吃自己！吃自己！長期加班、巴著反應爐心不放，始終帶來一筆可觀的老年療養。隔一段時間，就得抱著X光機，下巴緊緊貼妥。掃描、抽血，職業病不像哆啦A夢的時光機，能夠倒回換顆潔白的肺葉。健檢貴得嚇人，可換取六十個經濟便當，過上不曾挨餓、嗑泡麵的大半個月；但沒健檢單無法辦大修通行證。血脂過高、血壓、隱疾沒法遁形，微恙的身體反應於數據。工人們口耳相傳哪幾家指定哪位醫生，驗不過先放鬆、灌水……再三重驗，直到吻合核電廠的安全數值。

醫生全知道哪家核電廠包商，沒驗過可讓工人丟賠工作、餓了老小。

不曉得安分的喉咽怎喘動起來？父親隔上幾日不著輪班，好不容易掙上一夜的溫床；稍嫌變質的夜。清早，房門後傳出嘶力的呼喊。「喂……喂……我闔袂當起行。」你變得無力、鬆垮，鼓著眼直睜睜的朝上看。彷彿一顆洩氣的鋼砧，管線全消然皺縮，你那粗勇拿來敲鎖的手臂變得趴軟，指頭微微顫出無奈。我咬起牙根將你鑰起，托在背頭直衝街口的計程車招呼站。幾個階梯、石坎差點絆著，父親稍微鬆落、兩腳就快沒進尚無晨曦的暗街。「快到了……再忍一下……」瞥了半眼，你闔眼、傾斜的靠在我肩頭。呼嚕嚕的喘著氣，額頭幾枚深邃的尾紋全消淡，父親變得柔軟。小時，你會這樣背過我，走在巷口街尾；

時光換成廣告詞說的：「有多久，沒背過老父親呢？」其實，我一點也不想在這焦急中，更未曾想過背起你的這天，是現在、此刻。無關重量，短短一條街卻走得維艱、滾燙，熬出一線線爬梳的汗水。我的牙就快盡裂，在底心呵出一氣嘶吼，眼前只剩悠哉停在白線格內的計程車。小黃，小黃……快點，拜託。

那是第一次，我不看跳錶器。探伸身軀清晰納入泛白的上班車陣，抄上無數窄隘的小路。「嗶嗶，嗶嗶……」紅焰的數字不代表計較的車費，到長庚醫院大概一百初頭；九十，九五……再跳快點，前方那幢白色的建築已進了眼角。心開始忐忑起來，在每個扭曲的轉彎處。我輕輕攔著你肩，靠緊；擦平一絲盜汗的急促呼吸，撫了那顆腫大的喉頭。

綠色急診布簾唰一聲，醫師簡單幾句叮囑——過勞且未照實服用錠量。我湊近病床，遞了溫水紙杯。父親舉起正吊打點滴的右手，急著要出院。你說，藥吃了，點滴也打了，頂多晚點灌幾瓶純柳橙汁降腺素。「醫生說，打完葡萄糖才准走麼。」我牽起你未全然恢復的手臂，拉妥一方歪斜厚被。循沿一彎管線攀爬到冷冰的鐵支架，葡萄糖液從晶透塑膠孔擠過控制管栓。應該是滴答，滴答的……卻稍嫌靜悄。陽光露出臉，從一牆百葉窗篩了進來；同時正掛向濱海，沒有風箏、海景的公路。

不用加班，我以為你能寫意的騎著車。瞥一眼欣賞清脆的天海一線，乘股徐徐海風如高掛希冀的圖騰；停靠你說的，一家不起眼卻吃上數十年的老味。歪曲褪字的「早餐」，飄散蒸籠剛沸騰的醒人香氣，綿密包子點上不同盞紅記點。鹹粥、饅頭加蛋，你不變的熟味。

我出走醫院，尋上一段冗長的街。清粥、幾樣家常小菜，應該合父親的胃。你說，做工的人吃不慣西式，沒飯又少，貴得要命，況且沒那體力捱到中午放飯。我恍惚的駐足紅燈口，腦海晃了一回核電廠外的管制門。今天，不著上課魂不守舍，向學校請了半天事假；更不用倒數放學，急衝腦的踩死腳踏車，趕在夜幕降幕那刻，清楚的看一灣海、進不去的核電廠。實在也夠嚇人，緊握早餐的手泛出汗來，甲狀腺發作那刻已成空，卻牢刻我牽腸的掛心。

「甲狀腺要定期服藥，別太疲累……」

「我知影啦！緊咧，我要轉去做檔頭。」

等不及醫生的交代，父親急忙起身要走。我攙扶到領藥口，用塑膠袋剝半幾粒粉紅抑制藥物，再三叮囑早晚飯後記得吃，記得喔……你嫌我像個查某嘮叨，坐向一旁塑膠排椅。狹長方廊只剩護士推著病歷滾車，嘎嘎磨出兩條細痕；轉了角，留下濃厚的消毒味。我將藥物丟進提袋，頭也不回的拉起你。

「哭天咧！無代無誌行遮爾緊。」

「走快點啦！」

「啥款？筋骨猶原粗勇。」父親有些驕傲的攤出右掌。

父親忘了自己方才發作的趺軟，無力感貫通的身軀；只想著回核電廠工作。我不懂為何突然轉身牢牢抓緊你手，然後走得如此失調。急診室前刷開的自動門剎那，外頭一股焚風似的暖燙參透裡頭喪溫的空調，莫名滾出背後卻道不出的奇妙感。我喃語說了，再也不來這，永遠。

老舊摩托車發動，同樣頭也不回。

我想起你攤出掌葉映了驕傲說：「我筋骨多麼樣硬朗。」你曾說，睡在貨櫃屋冬暖夏涼的；紙板一點也不硬，以前是有錢人才睡得起厚床、高枕，沒錢只能拿塊石頭來墊頭殼。高枕無憂？父親從不擔心反應爐螺栓又斷了幾根、爐心龜裂幾公分。聽說核電廠蓋在兩條活躍斷層上，潛藏隱沒地殼表面的傷疤；福島核災疤深了些，自然撼動那擎天如柱的反應爐。工人擔憂通不過輻射劑量的掃瞄，拚命在浴洗房沖得透徹，奮爬著油膩髮梢，他們不想又被剃光頭。你說，光頭就不用花錢買洗髮乳、吹頭髮。彷彿樂天夾藏父親心窩，抑或當皺眉吐著悶菸時，像隱遁的斷層帶。只是我不曾在沒有加班的稀少相處裡，觀察你那際湊貼的鎖眉。

我聽上不安的海正啓程，遠處載浮幾艘小船。發財車旁仍舊掛滿希望的風箏，透明魚線纏了多少心願扶搖直上呢？好幾次，我是掛兩行淚直直看醒所謂湛廣的一線藍。底頭的祕雕魚眼睛外凸，像廣漢三星堆的大立人，是否非人類？一如核電廠安全、龜裂老舊的問題，吵翻天仍舊兩極說法。只是無關甲狀腺的症狀，不著定時服藥。變種的花身雞魚成S形脊椎，彷彿後方公路的夾彎、地底躍動的斷層。堤岸的冷卻抽水口立上告牌：「危險，請勿靠近」。然而，有些距離是無法徹底擺脫，好比魚兒賦歸的家鄉、你傍著檢修的機房。你用一紙健康換了管制哨，暴露無感的吞食環境，卻淡定說著：「免驚啦！」好像瞬間又扯遠，糾結似的心塊，我忘了多少高掛的風箏，俯頭猛踩腳踏車板。

新聞不說核災、斷層了，改談最近很夯的臺電公務員招考，高福利、少工時。補習街開始傳遞這類消息，我對摺拿來遮陽，泛起模糊又穿插的思緒。一陣風不偏的吹走廣告單，我盯著它透出粉紅色澤，朝天空一隅探升；賣風箏的發財車還在，隱約看見濱海公路旁的核電廠，隔上一顆心的距離。

評語

吳晟

核電廠的夢魘，蔓延全球。

臺灣核電廠的存廢，三十年來不斷爭議；日本巨大的核災慘劇，更震驚全民，反核聲浪一波又一波，而行政決策單位仍無動於衷。核災一旦發生，是全面性災難，誰也躲不掉，別以為身上懷有綠卡、楓葉卡、什麼卡什麼卡，就可以倖免。

〈濱海的願望〉一文，以身為核電廠基層員工的父親其工作實況為背景，刻劃為人之子從旁關注的心情，描述十分細膩，許多不為人知的情節，令人怵目驚心。

濱海的願望是什麼？這是一篇發人深省的傑作。

吳 建興



• 作者簡介 •

一九九一年生於多雨的基隆，就讀輔仁大學中文系。

走過一趟街景，蜜桃也有成熟時；腦子充滿奇異，覺得尋找的童心就在闌珊處。不用筆去刻劃，只帶筆電敲打著生命。

曾獲時報文學獎、全國學生文學獎、菊島文學獎、懷恩文學獎等。

• 得獎感言 •

這篇寫給最愛的父親。

熟悉的記憶。倚著一曠天際，風箏、傘客，再探的希冀能飛得多高？排水口磅礴傾出，嘩啦啦也沖不退礁岩的烙印。

你在反應爐前，我呆佇外頭。多少故事夾有風景？存有愛的風景卻被遺落於海濱。

散文類決審會議記錄

時間：二〇一二年十一月十五日（星期四）下午二時
 地點：高雄市文化局第一會議室
 決審委員：吳晟、周芬伶、林文義、陳列、劉克襄（依姓名筆畫序）
 列席：陳美英、毛麗嵐、田運良
 會議記錄：郭漢辰

初選結果

高雄文化發展中心主任陳美英介紹五位評審，並指出在高雄縣市合併之後，每年都舉辦打狗鳳邑文學獎，今年是第二屆舉辦。

《印刻文學生活誌》總經理田運良報告散文類參賽狀況：散文類共有一百件參賽，由五位委員評審，選出五十一篇作品進入決審，作品票數如表列：

2 票	3 票	4 票
<p>〈父之船〉（陳列、劉克襄）、〈菩提鳳梨〉（林文義、陳列）、〈雨月聚〉（陳列、劉克襄）、〈候鳥的飛翔〉（吳晟、周芬伶）、〈是誰在黑暗中唱歌〉（周芬伶、陳列）</p>	<p>〈寄鯨〉（吳晟、林文義）、〈高雄之光〉（吳晟、劉克襄）、〈誰打開了潘朵拉的貨櫃盒子？〉（吳晟、劉克襄）、〈天賦〉（林文義、劉克襄）、〈北方〉（林文義、劉克襄）、〈旅行的意義〉（吳晟、劉克襄）、〈舞碼〉（吳晟、林文義）、〈浪淘沙〉（吳晟、林文義）、〈我的愛河流域〉（吳晟、陳列）、〈話妝〉（林文義、陳列）、〈花婦〉（周芬伶、劉克襄）、〈借西裝〉（周芬伶、林文義）、〈父之船〉（陳列、劉克襄）、〈菩提鳳梨〉（林文義、陳列）、〈雨月聚〉（陳列、劉克襄）、〈候鳥的飛翔〉（吳晟、周芬伶）、〈是誰在黑暗中唱歌〉（周芬伶、陳列）</p>	<p>〈追憶：跳蚤市場之異質地誌〉（吳晟、周芬伶、陳列、劉克襄）、〈羞恥〉（吳晟、周芬伶、陳列、劉克襄）、〈沉默的健身房〉（吳晟、林文義、陳列、劉克襄）</p>

1票
<p>〈最終的末日〉（林文義）、〈離家四百里〉（周芬伶）、〈單車的沉默家哲學〉（劉克襄）、〈親愛的神小風〉（劉克襄）、〈生態國寶〉（吳晟）、〈中年鄉愁〉（陳列）、〈靴城〉（林文義）、〈微笑的你〉（林文義）、〈火金姑〉（林文義）、〈潮騷的歲月〉（陳列）、〈高雄，我的母親〉（吳晟）、〈我在高雄的足跡〉（陳列）、〈指望〉（林文義）、〈龍眼記憶〉（陳列）、〈貓都〉（林文義）、〈行走在城市〉（林文義）、〈滷肉飯〉（吳晟）、〈青春地圖〉（陳列）、〈澄湖漾漾〉（吳晟）、〈字音字形比賽〉（吳晟）、〈看海的貓主人〉（陳列）、〈游泳與駕車〉（陳列）、〈油桐樹就只是油桐樹〉（吳晟）、〈蛋白質小街〉（劉克襄）、〈當慾望纏身〉（劉克襄）</p>

劉克襄：由於這次比賽參賽作品高達一百件，我之前已擔任過類似的評審，由我擔任會議主席。

這次入圍決賽的作品共有五十一篇，四票的有三篇，三票的有六篇，兩票的有十七篇，一票的有二十五篇。

評審標準

陳列：這一百篇我看得很快，我評審的原則有兩個，一個是高雄性，一個是文學性。總體看起來沒有

很特殊的作品，如果有符合這兩個原則我就選擇去。有的文字很不錯，但高雄特色沒有很強烈。不過，有高雄特色的創作，文字能力卻不是那麼好。

吳晟：我和南部的淵源比較深，有感同身受的地方比較多。這些作品來自於真實生活的體驗，不是我們習慣的文字細緻性，但呈現了粗放自然的特色，比較難以清楚的去決定，哪些作品是特別好的，包括一票的作品，有些我覺得滿可惜的，因為我覺得有些作品寫得實在很好。

林文義：這次作品水準高低都很平均，可見評審的看法都差不多。參賽者很多都是南部寫作者，創作思考時都用南部的思維創作。我的評審標準，作品是不是原創，還是爲了這個獎而去創作。我最怕的是，參賽作品爲了高雄而書寫高雄。

劉克襄：既然是和高雄有關的文學獎，就要寫高雄。寫高雄不是爲了這個獎，而是要用新的角度，書寫高雄的生活精神和風味。不難看出很多作品是爲了參賽而寫高雄，但是也有好幾篇作品，那是真的只有在高雄這塊土地孕育出來的南方創作。我很希望，有機會找出屬於南方地方特色的文學創作。

周芬伶：第一次看與自己家鄉有關的文學獎，比我預期的好很多。當我們在強調一個地方文學獎特色的時候，一定要寫本地的風土，事實上也失去了它的特色。因為其他地方文學獎也是這樣強調，反而就沒有差異性。比方寫臺中及高雄，都變成用同樣的方式書寫，我認為要挑選真正用文學方式創作的作品，並賦予新的意義。

一票作品討論

劉克襄：獲四票的有三件作品，二票的有六件，主席認為已有進入票選名次的資格，需要充分的討論。獲二票的作品有十七件，有投票的評審，可提出意見和大家討論。

主席建議獲一票的二十五篇作品，如果評審有圈選，認為是心目中極佳創作，想把它的名次往前拉，可爭取其他評審支持，如果一票沒獲得支持，就直接討論二票作品。

〈滷肉飯〉

吳 晟：我認為這篇創作屬於美食文學，更擁有傳統的父子情，有臺灣本土色彩的熱鬧氣氛，有富裕年代

與貧窮年代的比較。作品到最後回歸到，只要有一碗滷肉飯就很飽足的平常心，很有地方特色的作品。

林文義、陳列、劉克襄、周芬伶均發言，對於所投一票的作品，都自願放棄。此外，吳晟推薦作品無其他評審附議，獲一票的二十五篇，沒進入複選。

一票作品討論

〈寄鯨〉

吳 晟：〈寄鯨〉這篇作品，剛開始看不是很清楚它的目的，但看到最後愈來愈明瞭，是一篇父親悼念兒子的創作，文章裡作者藏著兒子的相片日夜思念，讀起來很心酸，整體敘述沒問題。

劉克襄：文章讀起來有其設計性，稍微有往造作的方向發展。

陳 列：作品的設計性過強，在時空中來回穿梭頻繁，有其迷人之處，卻也顯得有些跳躍及零亂，較為刻意。像是文中所說到的萬金教堂是在屏東，在高雄的教堂，應該是玫瑰堂。

林文義：這篇文章筆很好，不落俗套，又有高雄地方特色，

我投它一票。

〈高雄之光〉

劉克襄：題目不好，不像一篇好文章的題目，可是讀了以後覺得很可愛，裡面放入鄭太吉、黃小琥的人物，以很生活的方式書寫，苦中帶著幽默，算是相當有趣。

吳 晟：題目有其意涵，它要說的是，作者的母親長期中下階層工作，她是高雄之光，並且從母親的工作沒落，來觀看時代的變化，作品很有特殊的地方特色。但是最後卻莫名其妙引用毛澤東的語言，顯得突兀。

陳 列：這篇作品我轉而投它，連部分段落都有問題，主題可直接從第三段切入。但作品有其特色，很自由地融合各種語言，它的敘述語氣坦率真情，符合高雄特色原則。

〈誰打開了潘朵拉的貨櫃盒子？〉

劉克襄：這篇作品太過乾硬，資料豐富，但作者無法完全在文章中消化，我放棄。

吳 晟：我去過幾次貨櫃港口，貨櫃是非常重要的港都特色，它的敘述放入太多過程，並沒有很有系統。

但是說到貨櫃，要很了解港口的操作，語言精簡。

林文義：這篇作品，我認為宣傳意味過濃。

〈天賦〉

劉克襄：這篇談論自己身體的狀況，談得很細，談得也很好，但很難讓人產生共鳴及反思，有太多拉里拉雜的東西，這篇我不會積極幫它。

林文義：這篇我也放棄，很像其他大型文學獎得獎作品，過於常見。

〈北方〉

劉克襄：這篇跟前篇一樣拉里拉雜，毛病過多，過分說理，我放棄。

林文義：我放棄。

〈旅行的意義〉

吳 晟：對於旅行，有作者自己獨特的見解，行文沒有枝枝節節，只針對旅行這個主題精簡地書寫，也具有高雄特性。

劉克襄：基本上勉強選它，基本上我不會支持，論述性太強。

林文義：從陳綺貞的歌開始書寫，表達旅行要找到自己，只論述這個主題，我不支持。

〈舞碼〉

吳 晟：我不會跳舞，所以看人會跳舞，覺得很好很厲害，看人情如何在跳舞中滋長及互動，寫得很生動。

林文義：爲了要寫跳舞，展示其人情世故，我沒有很堅持。

〈浪淘沙〉

林文義：主題以高雄爲主，寫得很認真，我沒有很支持。

這篇作品爲了要堅持說某些東西消失而太刻意，在臺灣什麼東西不會消失，因而我們堅持最後的文學。

吳 晟：其實這篇作品有很強的生活性，〈浪淘沙〉有很深的意涵，作品很生動地講很多建設是在破壞自然生態環境。像以前看旗津海岸都是一大片，如今都成爲水泥海岸。我很強烈建議這一篇。

陳 列：這篇作品的思索、表現手法都很制式，缺乏獨到而新鮮的表現方法。

劉克襄：最後幾段寫得不好。

〈我的愛河流域〉

陳 列：我選這篇是文字相當平實，後來看起來，卻好像爲了比賽而創作，談的都是很私人的事情，我放棄。

吳 晟：從小學到愛河的旅遊等活動，內容太個人性，語言上有些趣味，因爲有更中意的作品，這篇我放棄。

〈話妝〉

林文義：寫得有些趣味，但我放棄這篇。

陳 列：我選它文字相當凌厲，有其趣味性，但它的題材和高雄完全沒關係。

〈花婦〉

周芬伶：這篇結構方面作者很節制，但是我想花多點時間，討論前面幾篇的作品，它們差距較小。相較之下，這篇內容貧乏，描寫的東西太少，我不堅持。

劉克襄：我也不堅持，放棄。

〈借西裝〉

林文義：我想聽聽周老師的意見，這篇和周老師部分作品

很像，寫年輕人的生活，很時髦很時尚，這篇題材比較特殊，也希望其他委員看一下。是說高雄年輕世代的生活。

周芬伶：講人對物質及時尚的執迷，悖離傳統的散文書寫，除了背景是在高雄之外，沒有特別強調高雄。像高雄這樣的大城市，應該是會與物質生活有關，跟物質的墮落有關，不一定是陽光正面的。

〈父之船〉

劉克襄：這篇談到和父親之間糾葛的關係，父親去行船，主角後來也去行船，這篇雖有父子情感，卻沒有梳理得很清楚，我沒有很堅持。

陳列：描述的時間地點，還有很多場景，但作者都把它攪在一起，有些混亂。

〈菩提鳳梨〉

林文義：這篇文章很特殊，寫到汽車貸款，描寫庶民的生活，很有味道，很有趣。文章裡面的小人物，做的是汽車機車貸款的行業，但是這個人卻很溫透，人情卻很濃郁。

陳列：我滿喜歡這篇的，寫到生活的細節互動，寫到借

貸，卻在尋常的基層生活，寫人情之間對待的溫暖，又借用鳳梨傳遞人情，菩提也有它的象徵。沒有站出來直接講道理，讓我們看到一群人生活的樣子，以及如何去面對生活，在小善小惡之間怎樣活著。

吳晟：我比較了解庶民生活的狀況，我覺得這篇讀起來很有庶民文學的趣味，它的語言也很庶民。不過，像這樣的作品，我覺得比較像小說。如果這部分沒問題，我覺得這篇是描寫底層生活的作品。

〈雨月聚〉

劉克襄：相對於〈菩提鳳梨〉，這篇文章我更喜歡。我覺得〈雨月聚〉的簡潔、對話及活潑性，更有文學性。

陳列：使用的語言非常活潑、非常生活，人與人之間的對話，並不是那樣直接的談出來，滿有意思的。

林文義：這篇文章我可以支持喔，文字語言很流利，臺語加國語，都非常順、非常流暢。

〈候鳥的飛翔〉

周芬伶：對這篇文章的內容，候鳥和留鳥的關係，原先看

起來不錯，後來看就覺得沒那麼好，如果專注於家庭糾葛的處理會更好。它有提到問題，卻沒有進去，我不堅持。

吳 晟：這篇用候鳥留鳥的比喻，我覺得還算是很恰當。家庭遭遇到大轉折，整個家都破碎了。文章裡的角色，又想漂泊又想當留鳥，算是深刻的寫法。

〈是誰在黑暗中唱歌〉

周芬伶：我自己挑的作品，是覺得不要用太直接的東西寫高雄，要用迂迴的方法寫不起眼的東西。這篇作品用很平實的手法，寫高雄不為人所知的邊緣人物，寫得很生動。

陳 列：作者是用訪調員的角度，訪談獨居單身的老人，有個概述性的觀察，很近距離的對話，滿紮實的文章，但也許是這樣，最後流於表面及單調，無法很深入。

劉克襄：住進老人公寓是很好的題材，按理說可以寫出極佳創作，作品內容卻沒有進去，好像作者住個兩三天就跑出來，很可惜。

經過大家的討論，二票進到三票的作品有三篇〈高雄之光〉、〈雨月聚〉、〈菩提鳳梨〉，可進入第二輪投票。

三票作品討論

〈師與徒〉

吳 晟：這篇不是那麼好。當然文章裡有溫暖的人情，其內容的深刻性，我認為可以再加強，和其他作品比起來反而沒那麼重要。尤其過程內容顯得單調些。

劉克襄：這篇講到人情義理，使用的書寫方法比較老眼。

周芬伶：這篇比較大的問題是，桐花寫得那麼多，是不是其他比賽的作品。但文字寫得實在不錯，並且寫了一個時代，強調古老時代的人情義理，是現在不再講究的東西，在大文學獎裡是比較少見的作品。

〈濱海的願望〉

吳 晟：這篇是非常難得的作品，語言文字敘述平實有力，作者父親在核電廠工作，並在文中直接點出核電廠隱密的地方，都實際地把它說出來，這篇既有真實性，又有生活性的特色，整體結構很完整。

林文義：這篇我選它，是作者寫對父親核電廠工作的了解，作品寫得深刻實在，但分數沒有打得很前面。

劉克襄：我投它是因為很感動，給它的排序非常高，我完全同意吳晟老師對它的推崇。

〈老屋〉

陳列：這是一篇憶舊的文章，從老房子點滴的回憶，親人的糾葛與人的遭遇，以及時間的消逝，在敘述的時候，文字相當平實，整個鋪陳十分有條理，像是在分享自家的瑣事，包括地方及家庭的變遷，看到後來並沒有太大的驚喜。

林文義：我的看法與陳列一樣。

周芬伶：常在地方文學獎看到這類的作品。這篇作品比較特別寫了三代，同樣的房間有人在那邊死去，也有人在這裡生病，交織著生病死亡的作品。文章裡有阿嬤的出現，是生活真實體驗的展現。不像上篇文章，看起來很有設計。

陳列：既然周芬伶提到〈濱海的願望〉，我也認為敘述很刻意，人稱上的稱呼也是亂的，從第一人稱轉到第二人稱很不順。有些敘述是不必要的。

劉克襄：這篇第一次沒有投是我的疏忽，第二次讀來很有力量，我投它一票。

〈療養院風景〉

劉克襄：這篇我放棄。

林文義：這篇我也放棄，女主角找不到人，後來被送入療養院。

吳晟：題材很特殊，有些地方可取，敘述卻凌亂。

〈蟹行紀事〉

劉克襄：描寫檢查過程，患病的掙扎，作者很精采地把生病的恐懼猶疑都寫出來。

陳列：把患病過程相當平穩地敘述出來，很有娓娓道來的味道，相當動人。我只有一个質疑，和高雄毫無關係，但高雄人也很可能會患病。

周芬伶：這篇寫女生疾病，很生動平實，沒有太大的驚喜，沒有超越疾病的書寫。

林文義：這篇作品很像報紙的醫藥新聞。不過，得到這種重病，應該不會那麼輕鬆，沒有寫出患病的恐懼。

吳晟：我自己有生病的經歷，這篇把疾病寫得太輕鬆，沒有寫出一般人聽到患重病的震撼，那段時間應該是很煎熬不安。

〈鳳邑夢華錄〉

周芬伶：這篇很符合我們要的風土民情，比較放在味覺上面，寫小吃很有在地風味。文字很不錯，只不過小標題用之一之二之三，是可以拿掉，還是可以成爲一篇文章。

劉克襄：第一次讀來把它丟掉，後來回頭再看，第二第三次愈看愈著迷。我稍微可以了解到小標題的應用，文字非常迷人，超越我以前對散文認知的極限，比較像記憶的片段，用全新方式表達。

林文義：文筆很迷人。

四票作品討論

〈追憶：跳蚤市場之異質地誌〉

劉克襄：我選進來分數不是很高，講了一大堆論述的東西，讀起來非常辛苦，雖然和過去散文有不一樣的寫法，讀完之後卻有不知從何而來的脫離感。散文如果寫到這樣子，我自己無法接受。

林文義：這篇是波赫士加馬奎斯加米蘭·昆德拉，這樣的文章在很多文學獎都看得到，只差一個村上春樹。文章的句子，很多都是這種卡爾維諾的風格，我覺得很詭異。

周芬伶：這篇是典型的比賽型文章，武器裝備很好，但還是可以挑出毛病。後面寫到高雄大水後的情況寫得不錯，前面內容我也不喜歡。文章前後風格語言很不一致，值得討論。

吳晟：這篇很會寫，從跳蚤市場到擺攤，有它的豐富性，但這樣的寫法卻很有限制性。

陳列：以文化論述的角度，觀察社會存在過的現象，但又不是很純熟，在作者觀看書寫時，又有些炫耀僵硬，顯露菁英的特性，很像碩士生套用西方理論書寫，不是很順暢。

〈羞恥〉

劉克襄：這個案例很讓人驚心動魄，最後沒有處理好。後來的敘述，比較像張老師的作品。

周芬伶：第一次讀很驚嘆，第二次覺得誇大了。我覺得提出的意念還不錯，文中敘述有病的小孩案例，要羞恥的是整個社會，不是個人。

吳晟：這篇經營深刻，整個看起來引導到最後羞恥的概念，是這個社會帶給主角的羞恥。

陳列：作者站出來談一些道理，凸顯作品裡的教導性，教人家如何如何做，我不是很喜歡這類的作品。
林文義：作品說教意味濃厚，我不敢苟同，沒有投它。

〈沉默的健身房〉

劉克襄：沒有寫出女性的觀點，應該可以更強力的去放大，很顯然沒有處理好。

林文義：這篇沒有堅持女性觀點，這篇我不堅持。

陳列：沒有很深入探討女性的角色。我從沒進過健身房，覺得很有趣。

吳晟：一般人很少人去健身房，題材及敘述很有趣，不過，不是很深刻的作品。

周芬伶：最後一段寫女性的角度，寫得太少了，沒有寫得很深刻。

投票決議

經過決賽會議充分討論後，吳晟臨時建議讓〈浪淘沙〉進入決賽，經林文義、周芬伶同意進入決賽，共有十三篇作品進入最後決賽。評審選出前六名作品，第一名即為六分，第二名為五分……以此類推，六名以後則不給分數。

散文	評審	吳晟	周芬伶	林文義	陳列	劉克襄	得分
〈老屋〉		3	5	1	4	5	18
〈鳳邑夢華錄〉			6	4	2	6	18
〈追憶：跳蚤市場之異質地誌〉		4	4	3	3		14
〈兩月聚〉		1		6	5	1	13
〈濱海的願望〉		6	1			4	11
〈菩提鳳梨〉				5	6		11
〈高雄之光〉				2	1	2	5
〈羞恥〉		2	3				5
〈浪淘沙〉		5					5
〈蟹行紀事〉						3	3
〈師與徒〉			2				2
〈療養院風景〉							0
〈沉默的健身房〉							0

由於前兩名成績一樣，評審針對〈老屋〉、〈鳳邑夢華錄〉再次進行投票。吳晟提議〈鳳邑夢華錄〉因為有兩名委員均評選為第一名，應該為首獎，此建議經由五位評審舉手同意通過。

散文	評審	吳晟	周芬伶	林文義	陳列	劉克襄	得分	獎項
〈老屋〉		3	5	6	4	2	18	首獎
〈鳳邑夢華錄〉		6	4	1	3	5	18	評審獎
〈追憶：跳蚤市場之異質地誌〉		4	4	3	3		14	評審獎
〈雨月聚〉		1		6	5	1	13	優選
〈濱海的願望〉		6	1			4	11	優選
〈菩提鳳梨〉			5				11	優選

主席宣布二〇一二打狗鳳邑文學獎散文類名次如下：

首獎一名：〈鳳邑夢華錄〉。

評審獎兩名：〈老屋〉、〈追憶：跳蚤市場之異質地誌〉。

優選三名：〈雨月聚〉、〈濱海的願望〉、〈菩提鳳梨〉。

